



金光大道 2

金光大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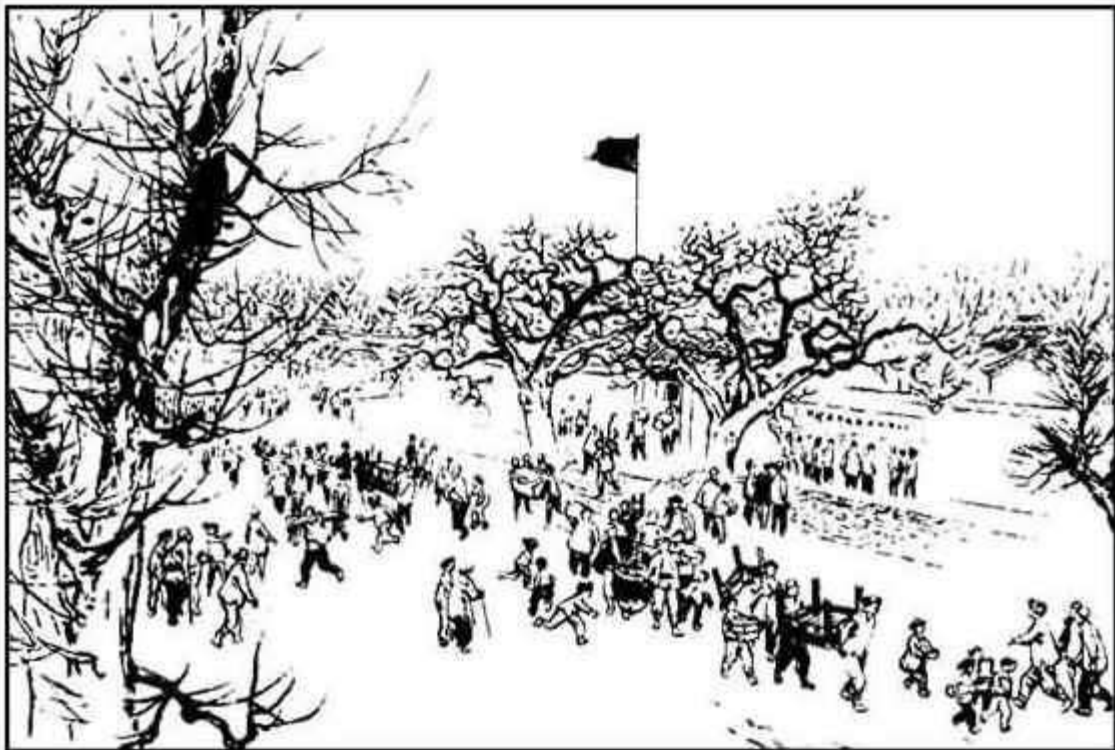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集

改编 浩然
绘画 陈惠冠 关景宇
刘永凯 郭鑫
刘振准



内 容 说 明

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后，芳草地经过土改，完成了民主建政，翻身农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。这时，忽然吹来了一股个人发家致富的邪风。这股邪风立即受到资本主义自发思想极其严重的村长张金发的拥护。漏划富农冯少怀及其他明里暗里的阶级敌人，为了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，以各种手段鼓动张金发推行这条反动路线。芳草地广大贫下中农，察觉到这是一条给冯少怀这号人撑腰、打击翻身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抵制。尤其是共产党员高大泉，在党的教育下，认识到“发家运动”是与社会主义的方向背道而驰的。他与广大贫下中农团结一致，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，向这条反对路线展开了坚决的斗争。



1. 新生的芳草地，刚刚欢度了国庆一周年，又庆祝土改大胜利，真是喜上加喜！土地还家了，党小组成立了，民主建政完成了，农民们要在新政权的领导下，一心一意奔好日子了。



2. 胡同里走出来一群男男女女，有的抬着柜子，有的扛着包裹，端着盆碗，一个个喜眉笑眼。小青年吕春江边笑边唱：“翻身农民喜洋洋，离开穷窝住新房！”



3. 一个小伙子“噌噌”奔过来，高腔大噪说：“喂，你们才搬家呀！我们两天就搬齐了。”吕春江马上回答：“谁像你们那么毛糙，大泉哥领着我们，把新分的房子里外抹泥一堂新。这叫新房里边住新人呀！”



4. 这小伙子一听高大泉想得这么周到，憨直地一笑，又猛一转身，朝高大泉家跑去。这人名叫朱铁汉，是芳草地三名新党员之一，担任着团支部书记，还是民兵队长，又积极又热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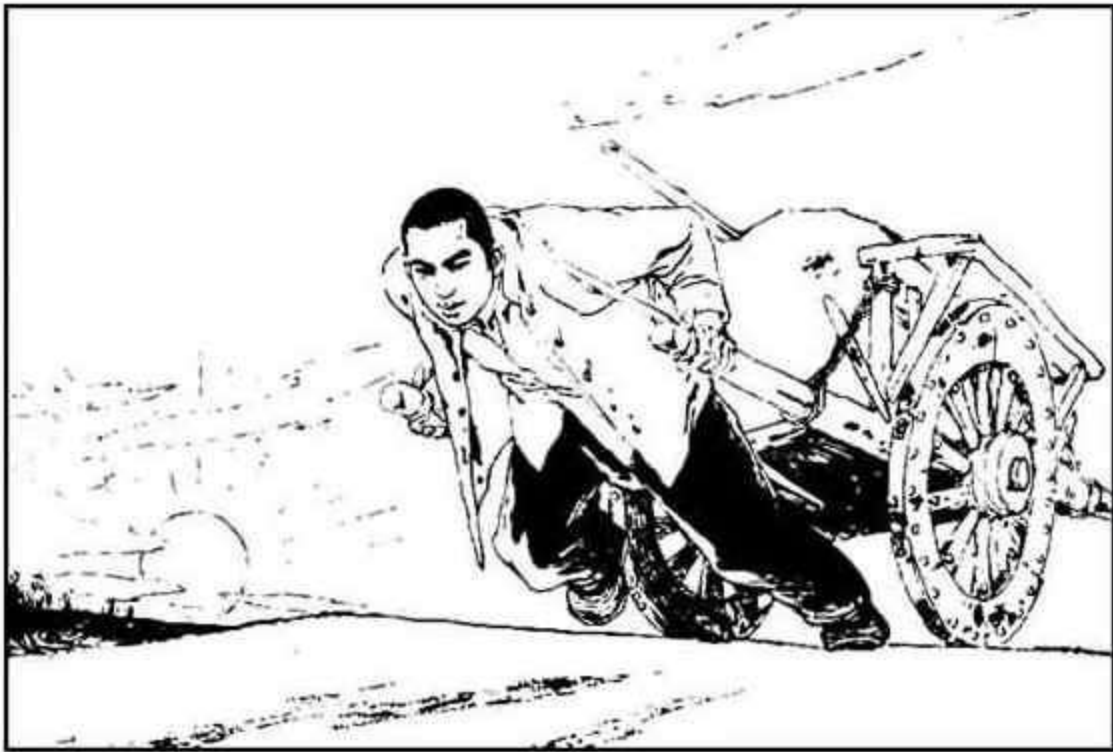
5. 这当儿，从村外走来一个挑担子的，扁担颤悠悠，粪蛋装得上了尖儿。朱铁汉拍着手说：“好，刘祥大叔，真是勤快呀！”大个子刘祥抹了把汗珠，笑着说：“今年我要叫一亩地长出二亩地的粮食来，给党作脸！”



6. 朱铁汉跟刘祥说了一阵话，又往村东头高大泉的家走去。这原是地主歪嘴子家的废场院。土改分房时，因为缺房户多，高大泉带头要了最破的，接着把妻儿和兄弟接到这儿安了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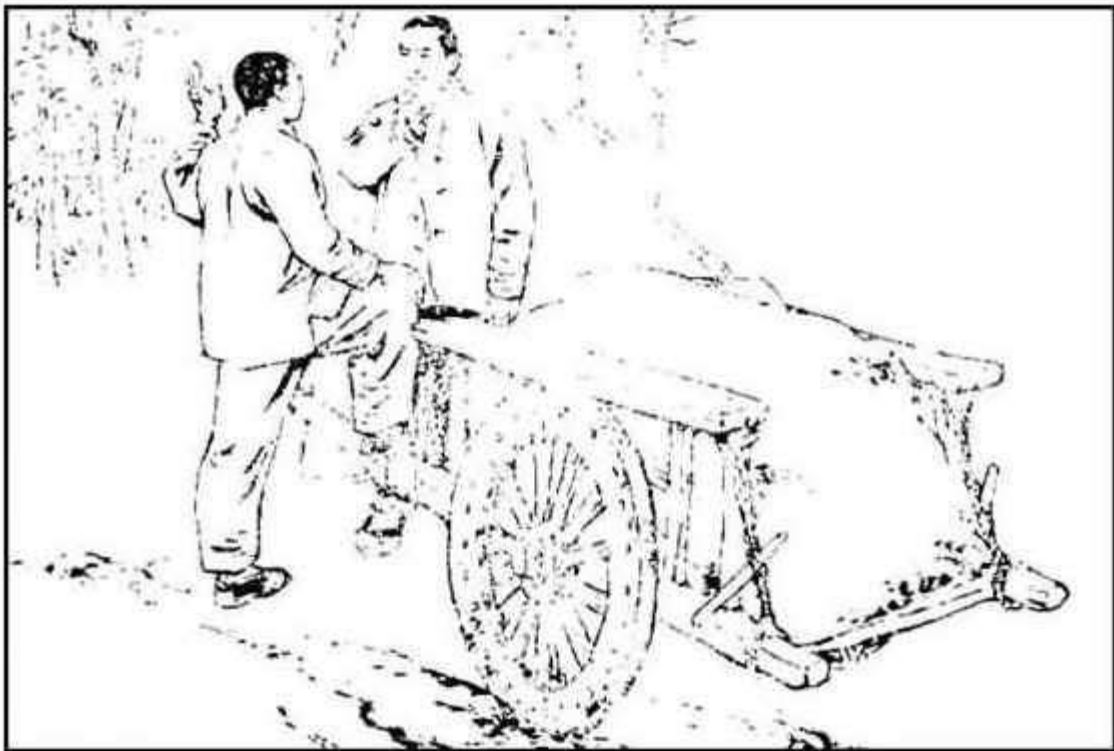
7. 朱铁汉朝院子里喊了几声，开门迎出来的是大泉的媳妇吕瑞芬。她用又埋怨又赞美的口气对朱铁汉说：“不是吃饭睡觉，他能在家呆住吗？谁知他又忙什么去啦！”



8. 朱铁汉扭身又走，刚走到村头上，只见一个人拉着一辆排子车，朝这边“呼隆呼隆”冲过来了。这个人正是高大泉。他两手紧攥着车辕子，像一头稳健的牛用力地向前猛拉。



9. 朱铁汉迎上来，边帮他推车，边问：“你拉土干什么呀？”高大泉抬起满是汗珠的脸，笑着说：“垫道。等开春闹起生产来，这道坑坑洼洼的，多不方便呀！”朱铁汉说：“改日再垫吧，我有重要事找你。”



10. 朱铁汉告诉高大泉：区里通知，要村长张金发去开会，汇报翻身农民的新气象；村长让朱铁汉和高大泉收集材料。大泉听着，不由得沉思起来。



11. 旧社会的苦难生活，土改运动的斗争风浪，使高大泉养成了一个好思索的性格。他想了一会，告诉铁汉说：“这是土改后区里第一个干部会。我估计，除了下边的汇报，一定要布置新的任务。”



12. 朱铁汉一时想不出是什么样的新任务。高大泉凝望着远方，郑重地说：“我估计，要搞社会主义的事儿啦。”朱铁汉又惊又喜：“能这么快吗？”高大泉刚要回答，突然发现了什么，用手一指，小声地说：“铁汉，你来看！”



13. 只见一个人正蹲在白雪覆盖的土地上，扒呀，扒呀，抓起了把土，在手心里掂着，如痴如呆地看起来了。金色的太阳在他那宽厚的肩膀上，涂抹出一层红光。朱铁汉认出来了，这是邓久宽啊！



14. 在旧社会，邓久宽的娘饿死了，连个埋葬的地方都没有。如今他刚刚尝到翻身甜头，满心热爱新生活。高大泉看得激动起来：“庄稼人哪！土地是咱们的命根子！现在，土地还了家，以后的道儿怎么走，上级能不指示吗？”



15. 朱铁汉拍着大手说：“有门儿，有门儿。你估计以后怎么搞法？”高大泉笑笑说：“这可估计不出来。只记得在咱们入党仪式上，工作队副队长罗旭光同志说，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，土改以后要搞社会主义……”



16. 两个党员向往着未来。心里充满了欢乐。高大泉决定把这一车土垫好，就去收集材料。他一锨一锨地扬着车子上的黄土，不一会，好像在道上铺上了一条驼绒似的大地毯。



17. 土改后的农村，出现了很多新气象，像刘祥那样积极拾粪准备春耕的，像邓久宽那样热爱土地的，形成了一股紧张而又欢乐的气氛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区委书记王友清在天门区村干部联席会上，却号召“发家致富”。



18. 芳草地的村长张金发，满心高兴地把这消息带回村里，每一个庄稼人都在心里掂着分量。三天后，一个暖融融的上午，七八个家主事的男人，聚在高台阶下边，兴致勃勃地议论起这件事情。



19. 这都是些中不流的户儿，最关心“发家致富”这个新政策。他们很有兴致地数遍了全芳草地一百多个门口：哪一户能发家，哪一个能立业，却故意不谈自己。



20. 这当儿，走过来一个人，他是张金寿，外号叫“滚刀肉”。他听了听大家的议论，细脖子一伸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们说的全是废话，要我看，最能发家的跑不了秦富和高大泉。秦富本来地就多；高大泉新分的地也不少，两家都兵强马壮。”



21. 这滚刀肉从来不务正业，骗吃骗喝，人们都不愿理他。只有秦恺微微一笑说：“你说的这两家，一个是中农不敢，一个是党员不干啊！”他又开玩笑地问：“寿二爷，你得起个带头作用啊！”



22. 滚刀肉抹了一把鼻涕，美滋滋地说：“我呀，实话说吧，发不了。我也不发。要是大家都发了，下次土改谁参加贫农团？平分土地谁张罗？”滚刀肉嘴里这句话一出口，几户中农心里都挺别扭。



23. 就在这时，西官道上来了一匹大牲口，上头坐着一个人。大伙想，眼下买得起牲口的主儿，谁敢开头一炮啊？这牲口越走越近，当大伙看清了那个人的面孔的时候，都不禁大吃一惊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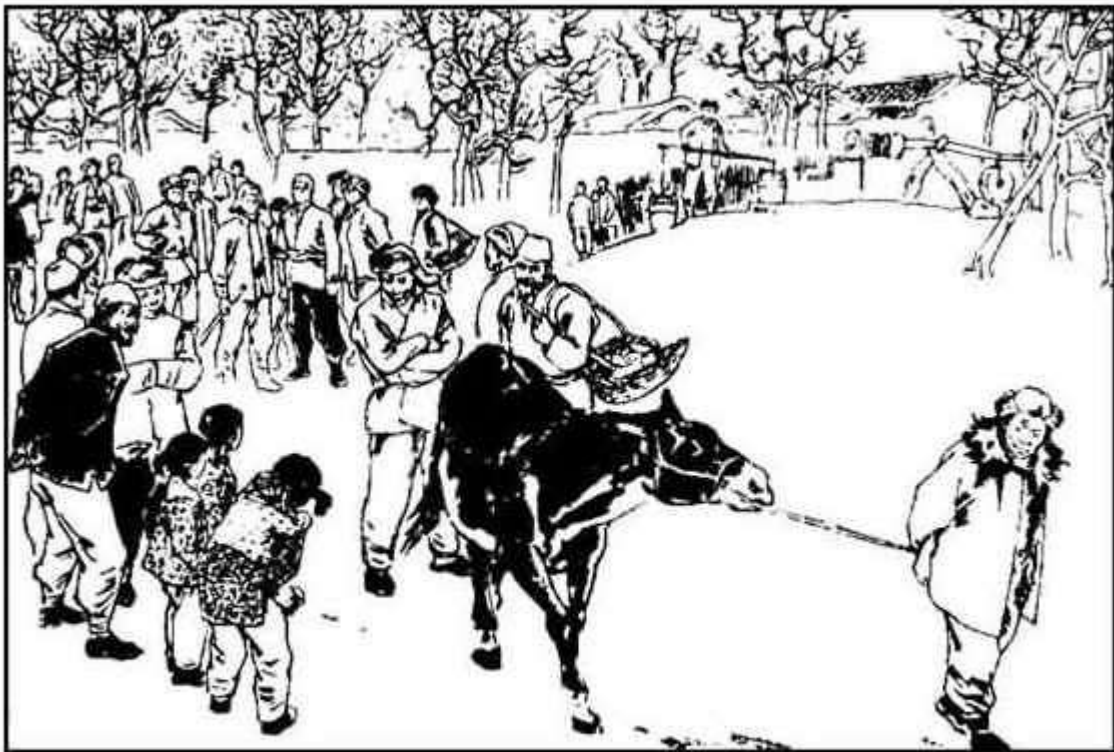
24. 这个人一进村就下了骡子，洋洋自得地向人群里左瞧右看。滚刀肉这时憋不住了，大声喊起来：“冯少怀，真是船破有底，说用牲口，就像变戏法似地拉来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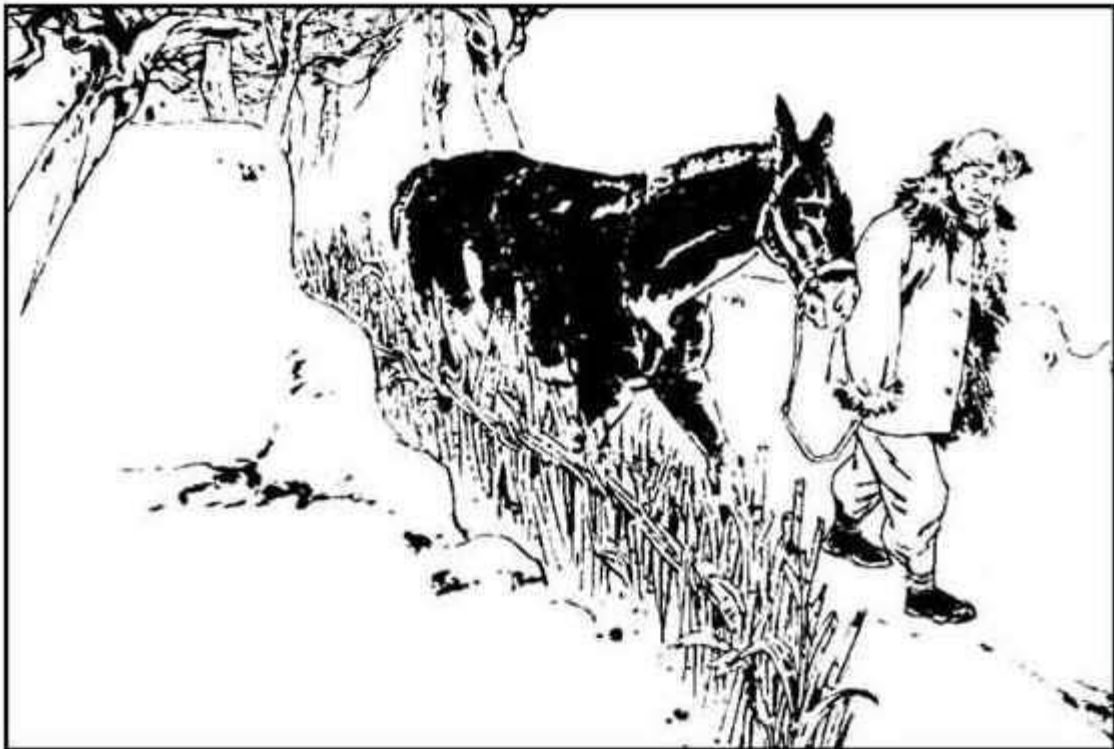
25. 这大牲口突然出现在芳草地，撩拨了多少庄稼人的心。有些人围过来了，冯少怀大模大样地回答着问价钱和岁口的人们。只有秦恺等几个人，远远望着冯少怀的脸色，揣摩他的用心。



26. 忽然，一个壮年人站在远远的地方，大声喊着另一个青年：“走吧，走吧，牲口就是牲口，有什么好看的？”那青年说：“我想看看他这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。”那壮年说：“不用看，全是耗子药、狗皮膏药。”



27. 一阵轻蔑的笑声，爆发在路边上。冯少怀扭头一看，那边站着一伙子翻身户。他心里不由得一沉，那副得意的神气，顷刻减去了大半，牵着骡子走了。



28. 这冯少怀，二十多年来，用一套克扣亲戚、剥削短工的手段，发了家。在土改时，高大泉等贫雇农说他应是富农，可是他软磨硬赖，痛哭流涕地找县长谷新民求情，结果把成分降下来了。



29. 冯少怀的隔壁，是中农秦富家。秦富的外号叫“小算盘”；他老婆外号叫“应声虫”。两口子讲话了半辈子，盼发家盼得眼红，就是不敢迈脚步。土改时他受点虚惊，一直提着心。现在冯少怀买骡子的事传到了他的耳朵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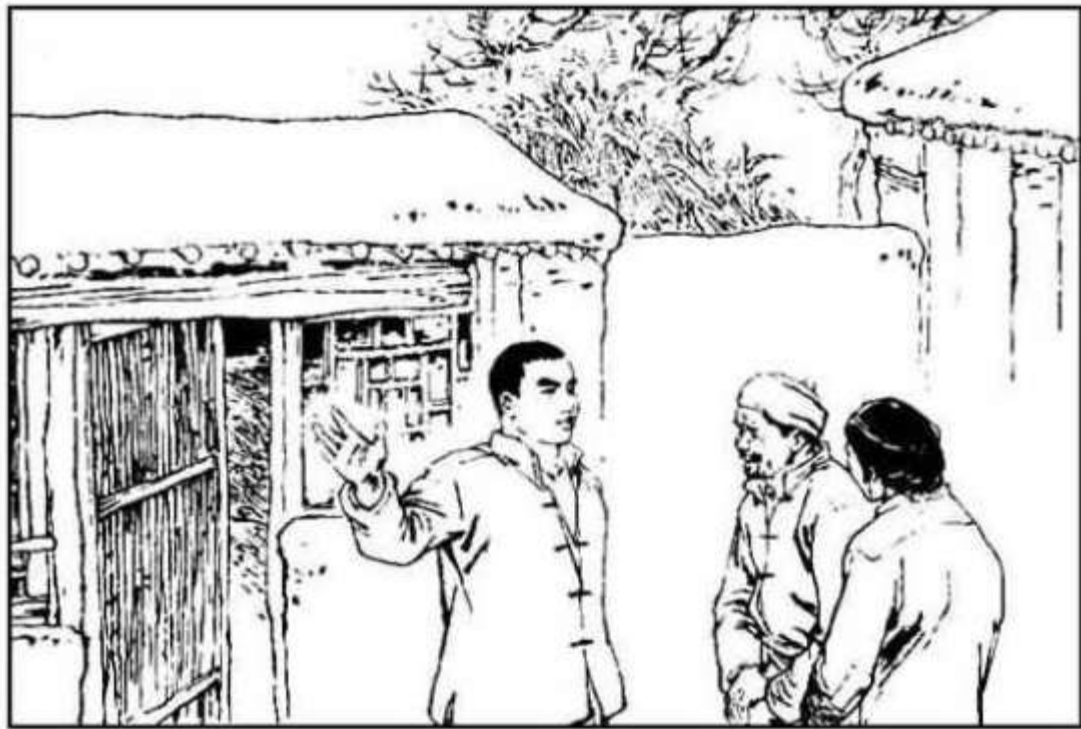
30. 秦富对“发家致富”的政策本来半信半疑。冯少怀一买来大骡子，他可动了心，悄悄地隔着墙头朝那边观望起来。他老婆见他老不下来，就数道他说：“大冷的天，你看上三百六十天，人家的东西也飞不到咱院子来呀！”



31. 秦富正看得出神，他紧关着的破门板被人“嘭、嘭、嘭”猛敲了三下子。秦富吓得一哆嗦，脚下一慌，“咕咚”闹了个“仰巴叉”。应声虫惊慌着奔过来。在外边敲门的朱铁汉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

32. 村长要开群众会，朱铁汉来到秦家下通知。秦富眯起眼睛，挺严肃地问：“铁汉，你跟我说实话，真没有第二回土改了？”朱铁汉说：“政策不是明摆着吗？以后要搞社会主义啦，你下午去开会听听，就清楚了。”



33. 秦富又问：“搞社会主义，真让发家？”朱铁汉说：“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，将来还要搞共产主义，没有压迫，没有剥削，种地用机器，出门坐汽车。”秦富兴奋起来：“真的？！不用这么好，能熬到跟冯少怀平了肩头，我死也合眼了。”



34. 在下午的群众大会上，新任村长张金发先兴高采烈地给庄稼人传达了上级新的指示精神，然后提高嗓门，发挥起来：“在旧社会，在座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想发家致富的，可是拼着命‘扑腾’了一辈子，怎么样呢？……”



35. 他接着说：“如今解放了，咱们当了主人。我们要搞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，但那是将来的事儿；如今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而奋斗。政府号召咱们发家致富，要不好好干，……”



36. 这时冯少怀凑到秦富耳边说：“听明白没有？村长这些话不是编的，全是从县里区里来的，你也快点买一头大牲口吧。”秦富听着点了点头，又说：“咱买不起呀！”



37. 这时滚刀肉在一边插嘴说：“你装什么穷，还不快把埋在地下的粮食挖出来。”秦富一听，忘了是在会场上，就“噌”地跳起来，拍着大腿嚷开了：“你别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行不行！上有天，下有地，我要是藏了粮食，天打五雷轰！”



38. 这一来，整个会场被他搅乱了。冯少怀被张金发刚才那番话鼓吹得得意忘形，俨然变成了维持会场的。他朝着众人大声地招呼着：“大家静一静嘛，静一静嘛！村长还没讲完，注意听啊！”



39. 冯少怀一插嘴，气坏了在场的贫下中农，呼呼地站起一大片。青年姑娘周丽平指着他说：“买一头破牲口有什么了不起。抖什么神儿？”大个子刘祥也说：“他就是对土改的事不服气！”冯少怀被愤怒的声音包围了。



40. 主持会场的朱铁汉对冯少怀牵着牲口去街上“示威”早就不满。他冲着冯少怀喊：“你是想把骡子抬到会场上，气气翻身户，对不对！”



41. 张金发觉得大伙这样对待冯少怀，有碍团结中农和贯彻上级政策，就又高声地讲起来：“乡亲们，往后，闹革命就是奔日子啦，谁发家，谁光荣！咱们芳草地要立刻开展一个热火朝天的发家竞赛……”



42. 发家致富的动员会开过之后，冯少怀更神气起来。许多人心里很不安，翻身户都感到憋气。大个子刘祥追上朱铁汉，悄悄问：“大泉呢，他怎么没来开会呢？”朱铁汉说：“这个临时会，他不知道，上午就到区里找王书记去了。”



43. 傍晚，高大泉从区上回来了。只有三个月党龄的高大泉，土改后思想上发生了第一次波动。区里下来的新指示，他觉得意外，以为张金发的精神领会错了，可是区委书记王友清说张金发说的不错，发家致富就是搞社会主义。



44. 大泉回到家里，吕瑞芬已经把香喷喷的棒子面粥熬熟了。高二林给哥哥盛了一碗，可是高大泉没有吃。他从窗台上拿来一个纸包，取出了入党时候工作队副队长罗旭光同志送给他的笔记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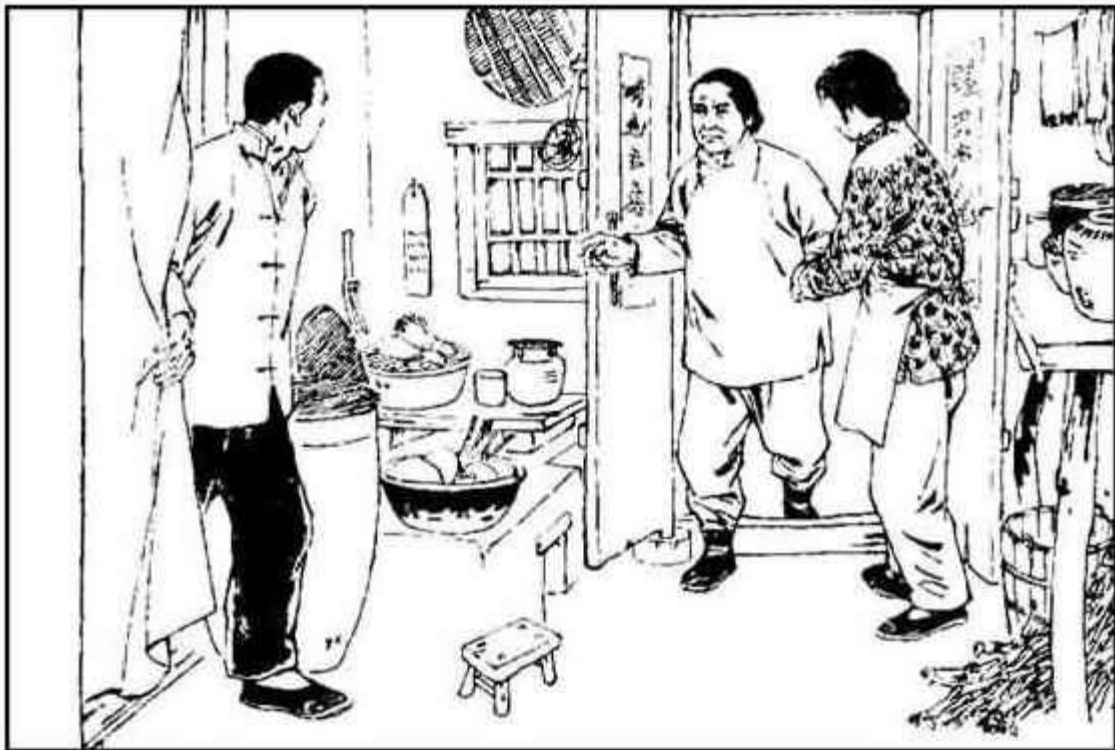
45. 他看着扉页上罗旭光的题字，深深地沉思起来。



46. 高大泉想起罗旭光和他分手时讲的话：革命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，有风，有浪，有曲折，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，就要在大风浪中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坚持革命到底不回头！



47. 当时，高大泉曾向罗阳光表示，自己决心把一生交给党，交给人民，迎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战斗。眼下上级的新指示虽然下来了，可是自己还没有弄明白，怎么干呢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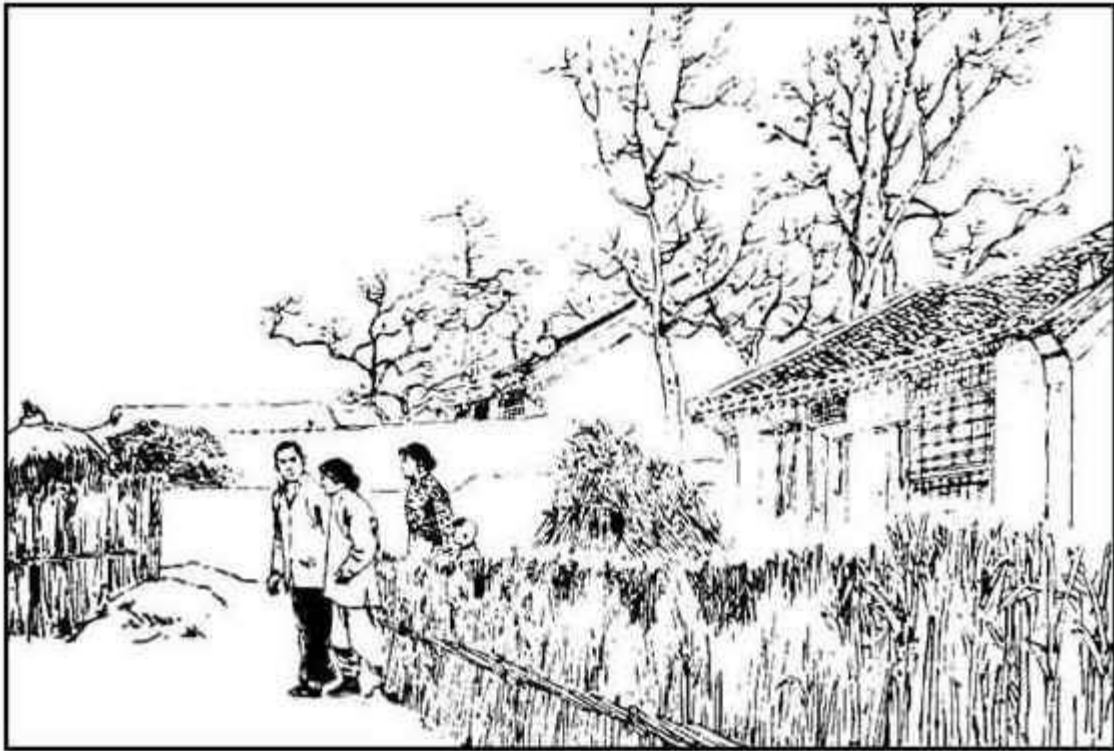
48. 天黑了，他刚合上本子，忽听门外有人喊：“大泉在家吗？”高大泉听出是军属邓三奶奶的声音，连忙答应着迎了出去。这邓三奶奶从前给歪嘴子当过使唤人，去北京天桥缝过穷，有见识，有胆量，高大泉一向很尊敬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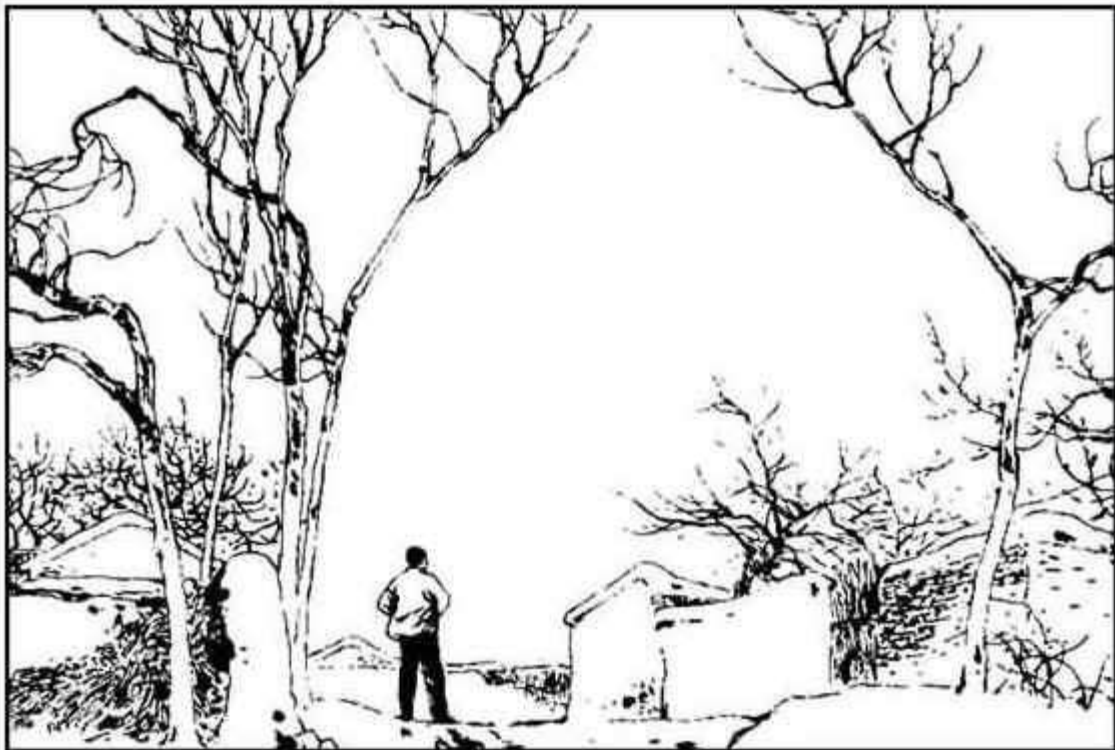
49. 高大泉要搀邓三奶奶进屋，邓三奶奶摆摆手，小声问：“冯少怀买骡子，演的是什么戏，你们几个党员捉摸过没有哇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还蒙在鼓里，这哪行啊！”接着，她把下午开会的情况告诉了高大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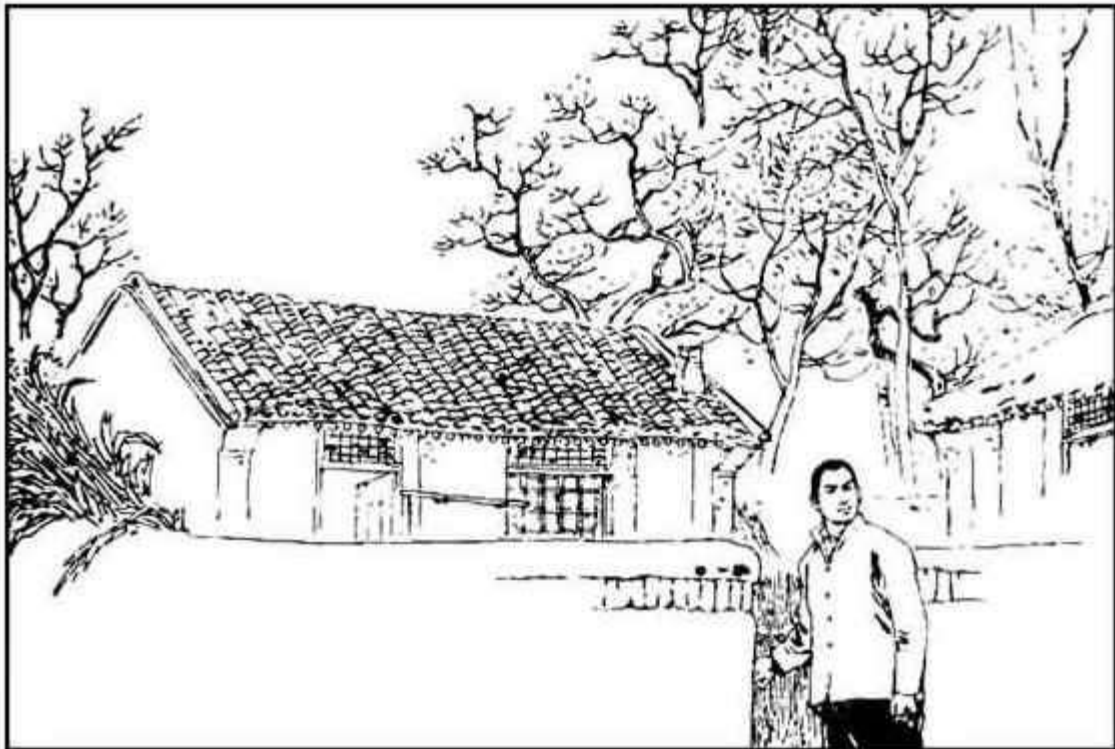
50. 高大泉心一沉。邓三奶奶说：“我和老周忠捉摸了一下午，才弄明白。冯少怀买骡子不光是气翻身户，他是探脚步，想趁火打劫。老周忠说，当初把他降成中农，就是放虎归山。这回他借着发家致富的风扑下山来，想吃人啦！”



51. 高大泉听到这里，用力地说：“您放心吧。有党，有毛主席领导，谁想再骑在咱们头上，办不到！”邓三奶奶说：“我也这么想，不过，咱翻身户好像刚出蛋壳的小鸟，你们党员得想办法让大伙长全羽毛，飞起来呀！”



52. 邓三奶奶走了。高大泉一直送到街口，几天来他心里那股子飘忽不定的迷惑情绪，经老贫农的这番启示，觉得亮堂多了。他意识到这就是罗旭光说的那场革命大风暴的信号。他暗下决心，决不让冯少怀的黑心得逞！



53. 高大泉怀着满腹心事，吃了几口饭，又匆匆出去了。他要马上去找张金发，一起研究关于翻身农民命运的重大问题。他希望张金发能跟他齐心协力帮助翻身农民丰满羽毛、展翅高飞。



54. 土改运动开始时，高大泉恨张金发没有穷人骨气；经过一段斗争，觉得他一旦觉悟，还是有斗争性的，开始信任他了。民主建政和抗美援朝时，张金发工作特别卖劲，高大泉就更对他抱了希望。正想着，张金发迎面来了。



55. 张金发把下午会上朱铁汉这些人跟冯少怀争吵的事，说了一遍。高大泉说：“翻身户跟冯少怀这样的人吵几句，不是坏事，这说明大家有了觉悟。”他又说：“冯少怀买了一头破骡子向大伙示威，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

56. 张金发说：“这怎么叫示威呢，大骡子大马又不是小猪崽，能用篮子拎到家去。再说，他是响应上级‘发家致富’的号召，有什么不好的？朱铁汉他们一闹，以后这政策还怎么贯彻呀！”



57. 高大泉发现张金发跟自己的看法有分歧，就恳切地把邓三奶奶和周忠这两位老贫农提醒的话，一字一句转告给张金发。张金发听了，摇摇头说：“冯少怀手辣心毒，我也知道几分，可是他这会怎么想，哪能瞎猜呢。”



58. 高大泉说：“他的行动，翻身户看得明明白白，是要扑下山来呀！”张金发笑了笑说：“人家是按上级指示发家致富，就是吃人的猛虎啦？”高大泉说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提醒你一下，要有个警惕性。”



59. 高大泉向张金发跟前凑凑，又说：“咱们要帮着翻身户直起腰杆子，要想尽办法，帮他们长全羽毛，壮起来，飞起来，不让别人吃掉。难道说这个意见，你也不同意吗？”



60. 张金发想了想，说：“你把我绕糊涂了。你是让我在工作上偏一个，向一个，看人下菜碟呀！这不行。我是芳草地一百多户的村长，不是翻身户的村长，只要不是地主反革命，我都要一个样对待。……”



61. 高大泉拧起眉毛，打断他的话说：“你完全错了！你是共产党的村长，懂吗？共产党是为穷人求解放的。”张金发说：“是呀，就因为我是共产党的村长，才不能像你那样，不顾上级的政策；出了错，我得负责任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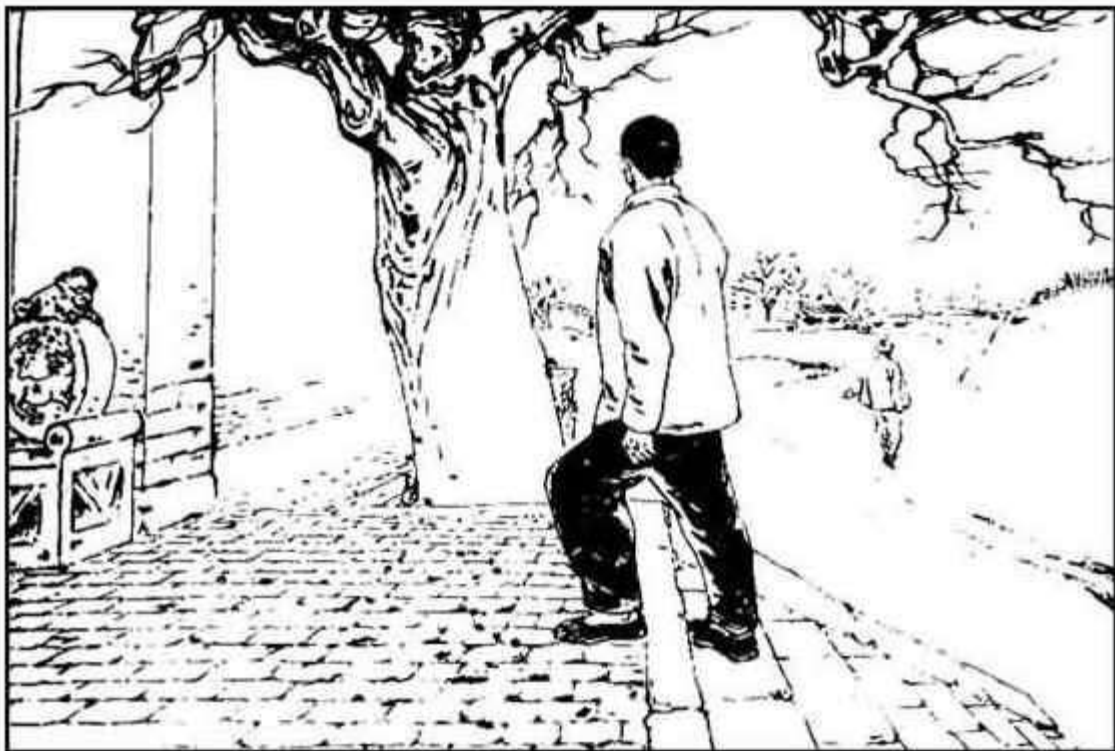
62. 张金发的话，被一个黑影打断了。这黑影从村外游动过来，问：“金发在这儿吗？”张金发听到声音，立刻站起来说：“是老范呀！”高大泉也认出来，他是区公所的炊事员范克明。



63. 范克明对张金发说：“区里王书记叫你去开汇报会，别忘了带各种登记表。”说完就走了。张金发又问大泉：“你的话完了没有？”高大泉说：“你的看法不改变，我的话没个完。今天先谈到这儿，咱们都回去想想，找个时间再谈。”



64. 张金发临走前，又对高大泉说：“你不要由着性子乱想。现在是发家运动，不是土改运动，我劝你还是少干些支吾呐喊的事儿，踏下心来，我在生产上使使劲吧！”



65. 高大泉望着张金发远去的背影，担忧地想：他为什么这样糊涂？他虽然入了党，也许是像罗旭光同志说的那样，农民意识还太严重吧！怎样才能帮助他不能克服落后的东西，增长党性呢？



66. 高大泉转身进了村公所办公室。里面坐着些翻身户。自从张金发传达了发家致富，他们都好像憋了一肚子气。有人鼓着劲要跟冯少怀这号人比一比，又担心比不过他。



67. 朱铁汉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咱们要有志气，不能泄气。要知道现在不比从前，咱政府门口挂的是五星红旗，咱们有共产党领导。在座的是共产党员、青年团员、翻身户啊！”他的这番话，引起青年们一阵喝采声。



68. 一直闷声不响的刘祥也说：“铁汉哪，你还不知道吗，像冯少怀这样的户，土改时根本没有伤筋动骨；我们呢，是光膀子进入新社会，要论创家业，一时片刻比不过他，看样子，村长是顾不上管我们啦！”



69. 刘祥这话又引起高大泉的沉思。这个“发家致富”的号召，为什么给翻身户带来的不是欢乐而是忧烦？为什么冯少怀这号人倒扑下山来，混水摸鱼？这是搞社会主义吗？



70. 刘祥接着说：“我们必须把头三脚踢出去，闯大秋，拿上一茬好收成，元气才能恢复。”高大泉说：“这话对，我们要争气，只要能夺到一季好收成，咱们翻身户就算站住了脚跟，长全了羽毛，就能往高飞了。”



71. 大伙听到这番话，觉得很长精神，可是也感到了难处：到开春种地时，土改时分的粮食估计吃得差不多了，籽种怎么办？口粮从哪来？大家纷纷议论起来。



72. 这时，区农业助理员李培林来了。他布置了一项紧要的工作。他说：“因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，抗美援朝，给运输线带来繁重的任务。北京有个火车站要护建，人手太紧，要求我们派人去支援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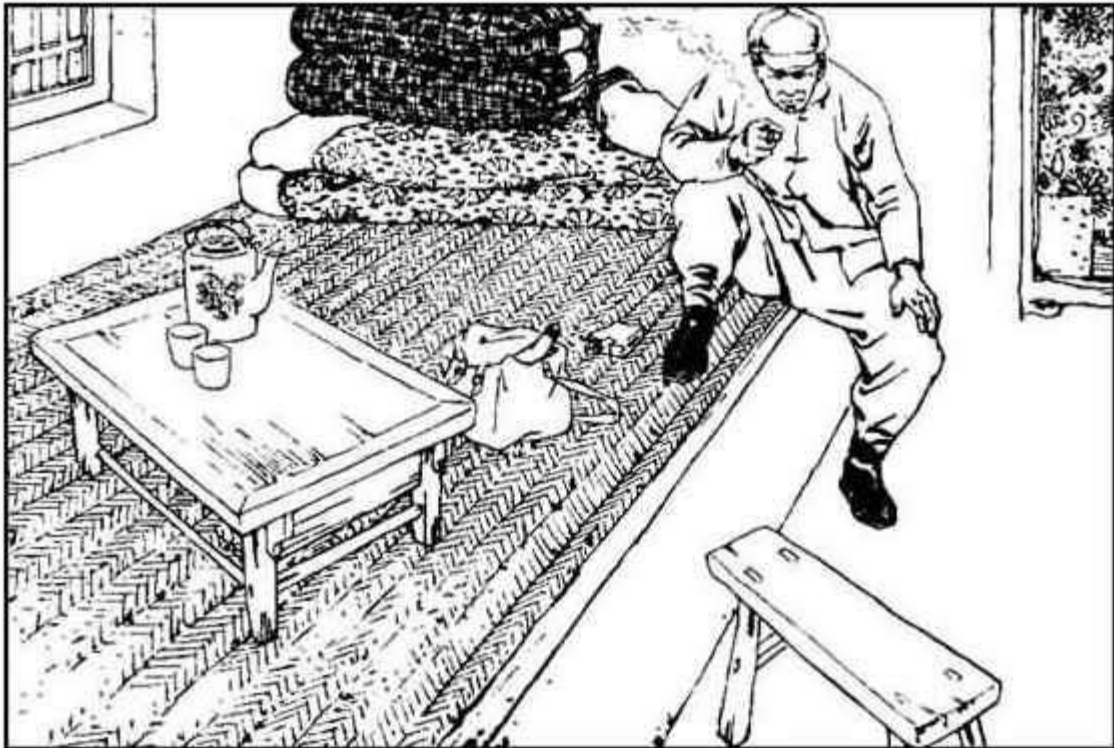
73. 这消息鼓舞了大家。因为派人出去，既支援了铁路运输，又能得到一些生产基金，真是两全其美。李培林说：“咱们县新来的梁海山书记说，这不光是支援国家建设，也是咱农民接受工人阶级教育的好机会，你们要重视这项工作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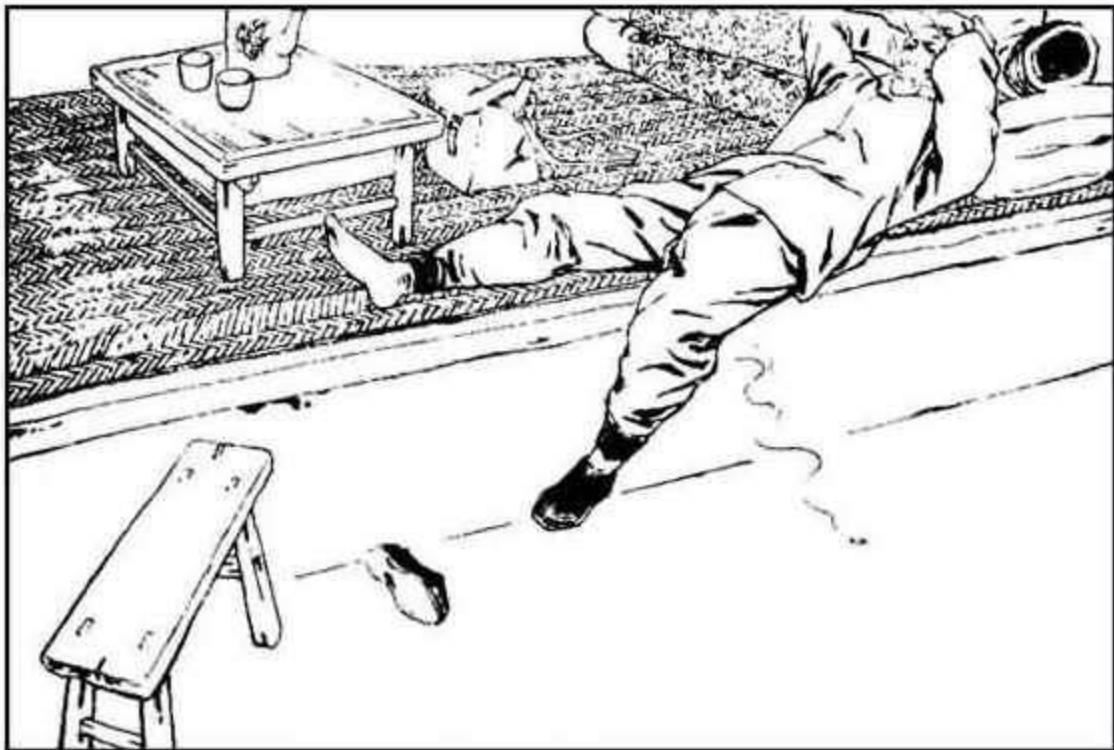
74. 人们都高兴起来；高大泉更高兴。这梁海山不就是那年在火车上讲话的那位老干部吗？高大泉马上和大伙研究了能去做工的人数，并提出自己带头去，留下铁汉配合张金发抓村里的工作，明天找村长接接头，说干就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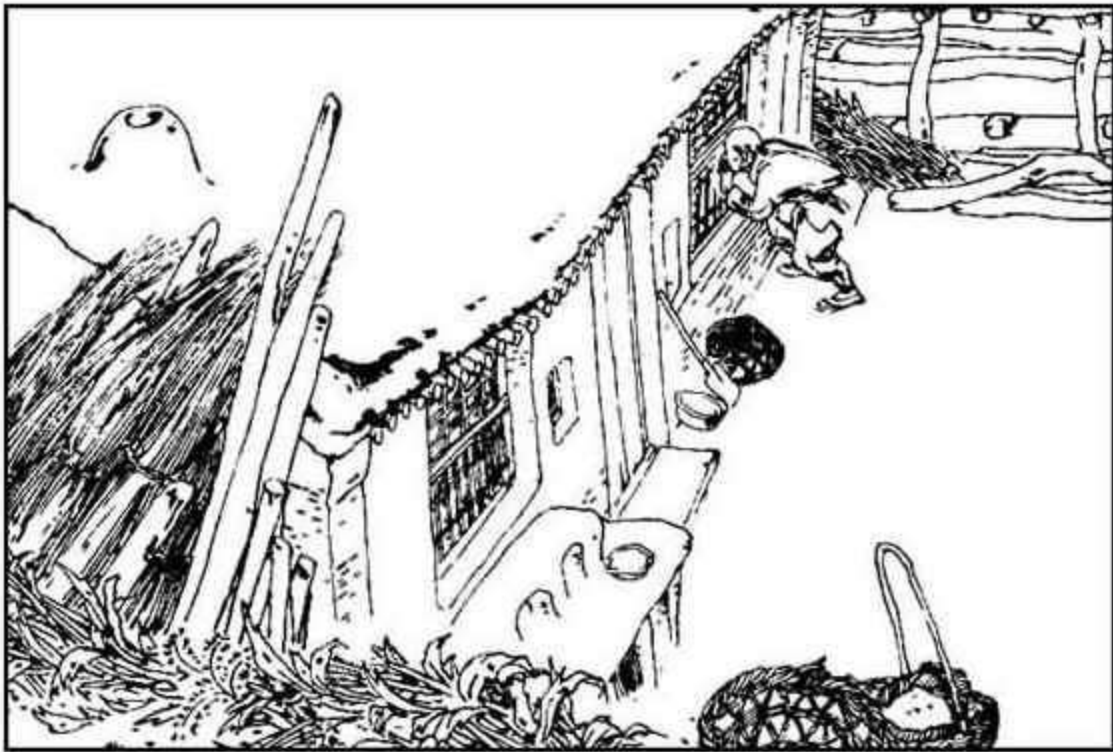
75. 第二天吃过中午饭，高大泉带上介绍信，和刘祥、邓久宽等十二个人上路了。朱铁汉一直把他们送到村口。临分手时，大泉叮嘱铁汉说：“现在农活不忙，遇事别急躁，别慌神，多找周忠、邓三奶奶商量。”



76. 自从高大泉等走后，芳草地表面上平静了一个月。一天，张金发从区里开会回来，他想起会上区委书记王友清希望他带头发家致富，当个模范村长……可是在他面前有个冯少怀，这个人家底厚，手段狠，总压着自己一头。



77. 想起土改划成分时，他本来是支持高大泉等人的意见，把冯少怀定成富农的，后来他老婆背地里收下了冯少怀两床被面，就手软嘴软起来。他不由自主地浮起一股后悔的情绪。



78. 张金发没头没脑地想着，直到夜深人静，才迷迷糊糊地睡着。这时，有个人溜进张金发家，把嘴伸到窗户纸上，低声叫着：“金发！金发！”张金发听着声音有些熟，就是猜不准，心想：也许是区里的交通员吧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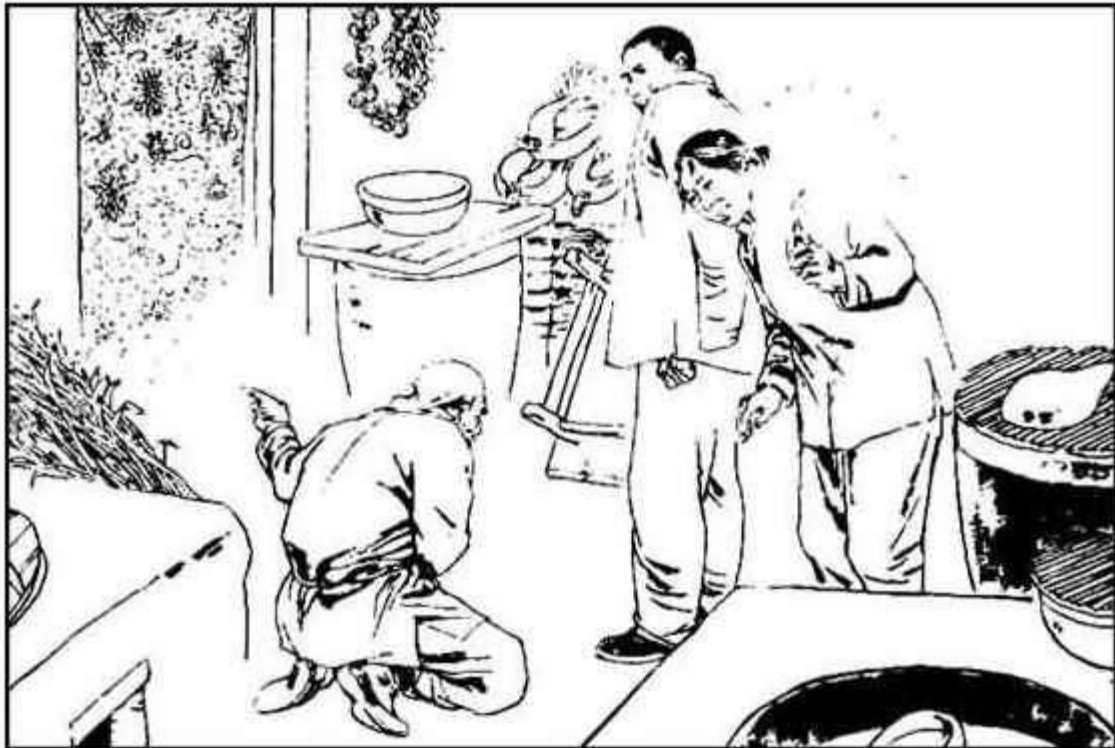
79. 他披衣下炕，摸到外屋，打开了门。那个人一迈进门坎，就“咕咚”一声跪在地上，抱住了张金发的大腿。张金发被闹得晕头转向，惊慌地问：“你是谁？干什么？”



80. 这时，张金发的老婆陈秀花也被惊醒了，她点上灯端了出来。张金发借着灯光一看那人，猛吃一惊。他大声喊着：“歪嘴子，你想干什么？啊！”歪嘴子大口喘着气，磕着头说：“我，我求求大兄弟照应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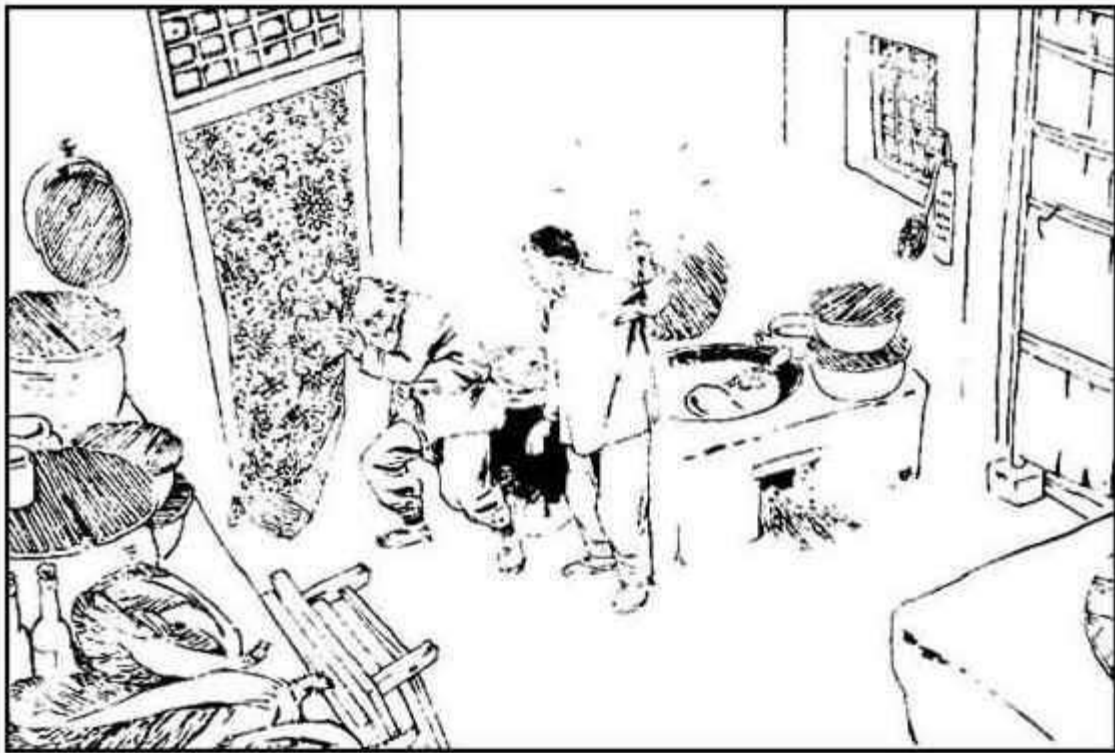
81. 张金发摆着手说：“快滚！快滚！房有你的，地有你的，好好劳动改造，还让我照顾什么？”歪嘴子连忙说：“我经过这一土改，比人家冯少怀差远了，种地没一点底子，我想折卖一点东西，不讨村长个话，不敢卖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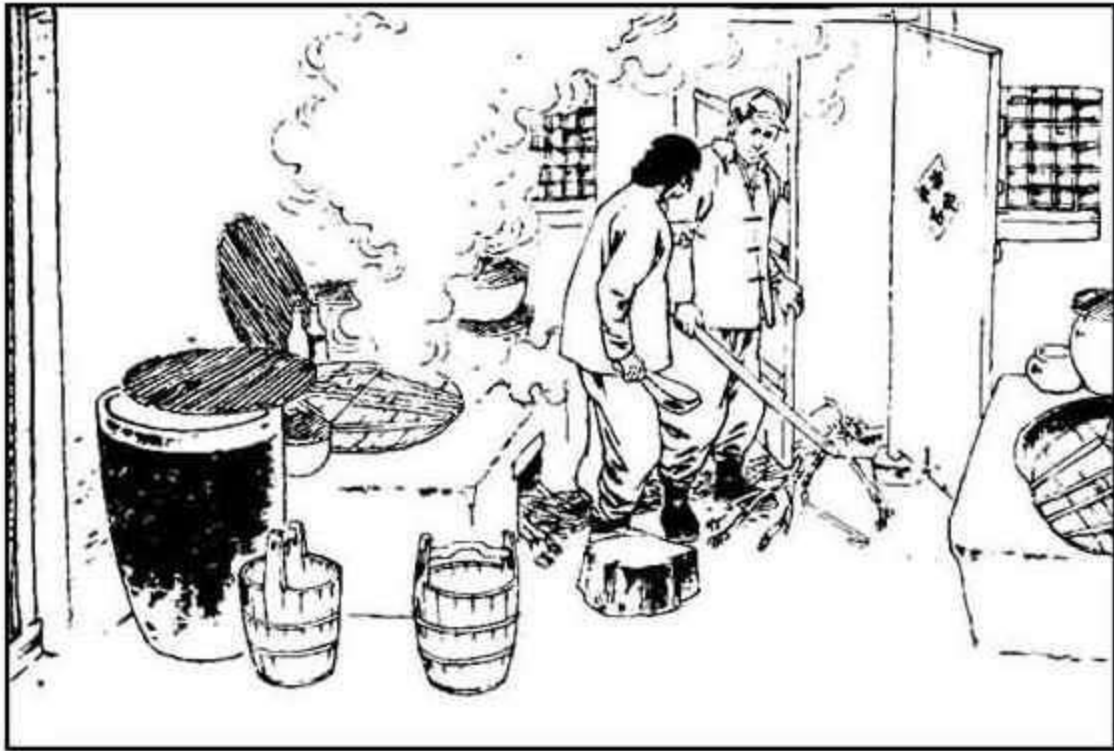
82. 张金发不耐烦地说：“你要卖什么？到村公所去。”歪嘴子说：“我想卖我房后边那一堵砖墙。你知道，那些新砖是闹鬼子的时候，怕被抢走才砌成墙的。卖给谁家盖五间房都用不了。”陈秀花在旁一听，先动了心。



83. 土改时，高大泉说服张金发，两人带头分了最破的房子。张金发院子里有一堆好木料，乡亲们不好意思再分，他也就留下了。现在搞发家运动，他正一心想盖新房，只缺砖了。可是，能买地主的砖么？他气哼哼地进了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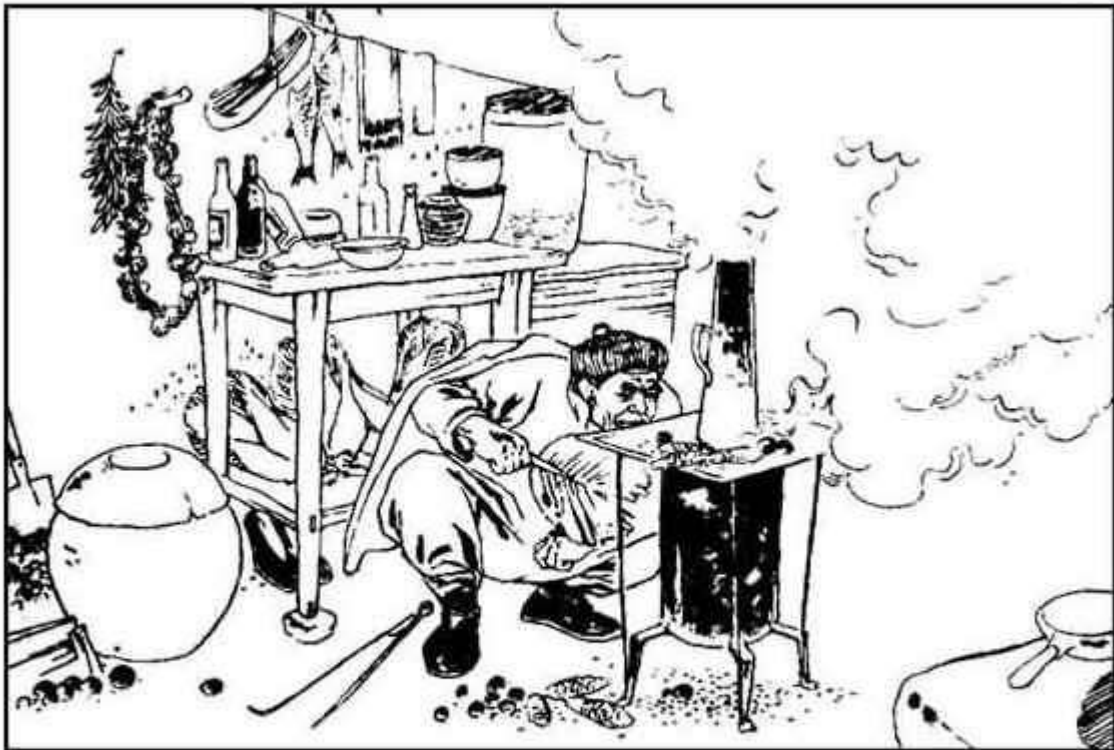
84. 歪嘴子还跪在地上，小声地问陈秀花：“怎么办哪？”陈秀花说：“再多说几句好话吧。”歪嘴子又打起精神问：“行吗？”陈秀花说：“没啥了不起的。”歪嘴子赶紧爬起来，点头哈腰地跨进了张金发的里屋。……



85. 张金发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心里乱糟糟的。陈秀花说：“这是打着灯笼也没处找的便宜，有买有卖，公平合理，你别三心二意了。”张金发说：“还得好好想想，我是党员，一村之长，不能让人说出闲话来。”



86. 他转身朝外走，想找个人商量商量。找谁呢？高大泉走了，就是不走也不能找他，他好认死理，一定不赞成；找朱铁汉去吧，这个人心里没有弯，不会有高明的见解。忽然，他想起了范克明，便转身朝北走去。



87. 范克明是土改前逃到芳草地来的。据说他原是还乡团长笑面虎家的长工。笑面虎带着他只身逃跑时，他把笑面虎杀了，逃到芳草地来。范克明有一手做饭炒菜的手艺，最后经张金发推荐，在区里当了炊事员，今天正好在家休假。



88. 范克明热情地把张金发让到屋里。拉过一阵闲话以后，张金发说：“老范，有件事儿，你给拿拿主意。你知道我那三间土窝窝快不行了，听别人说歪嘴子要卖砖墙，有人撺掇我买下，让我驳回去了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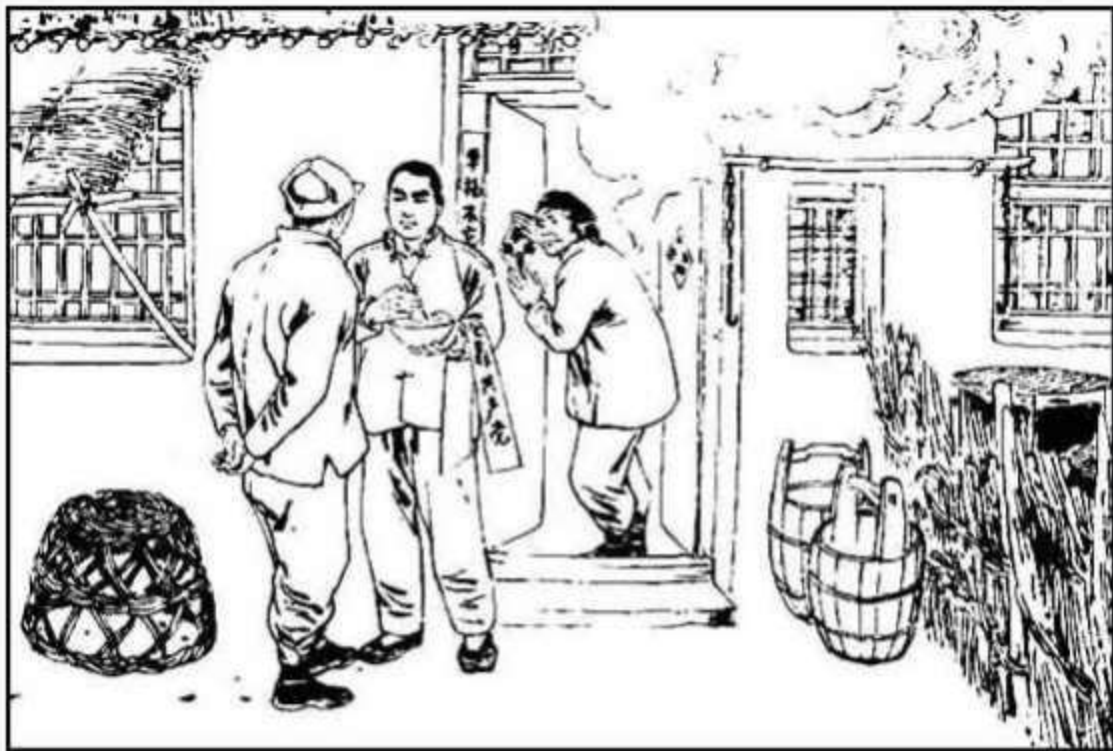
89. 范克明问：“为啥呢？”张金发说：“跟你说心里话，我想买，怕影响不好呀！”范克明连连埋怨说：“你呀，就是志气大，胆量小；你不带头发家致富，忍着穷，影响就小了？区里王书记都为你担心，怕你叫别人压下去呀！”



90. 范克明拿出酒来，两个人喝上了。范克明说：“我们都盼着你张村长成为发家致富的一杆旗，等你发起来，就是我们芳草地的靠山。你要追着赶着往前奔哪！”张金发喝下两盅酒，觉得浑身上下都有了劲儿。



91. 一九五一年的春节来到了，一连几天，芳草地的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。就在这时，上级突然来了紧急指示：限三天之内，把文艺活动开展起来。



92. 张金发把这任务布置给朱铁汉。过了两天，他催问朱铁汉，说：“能开台了吗？”朱铁汉抱怨地说：“俱乐部一冬天没活动，临阵现抓，就让一镐掘出井来，那怎么行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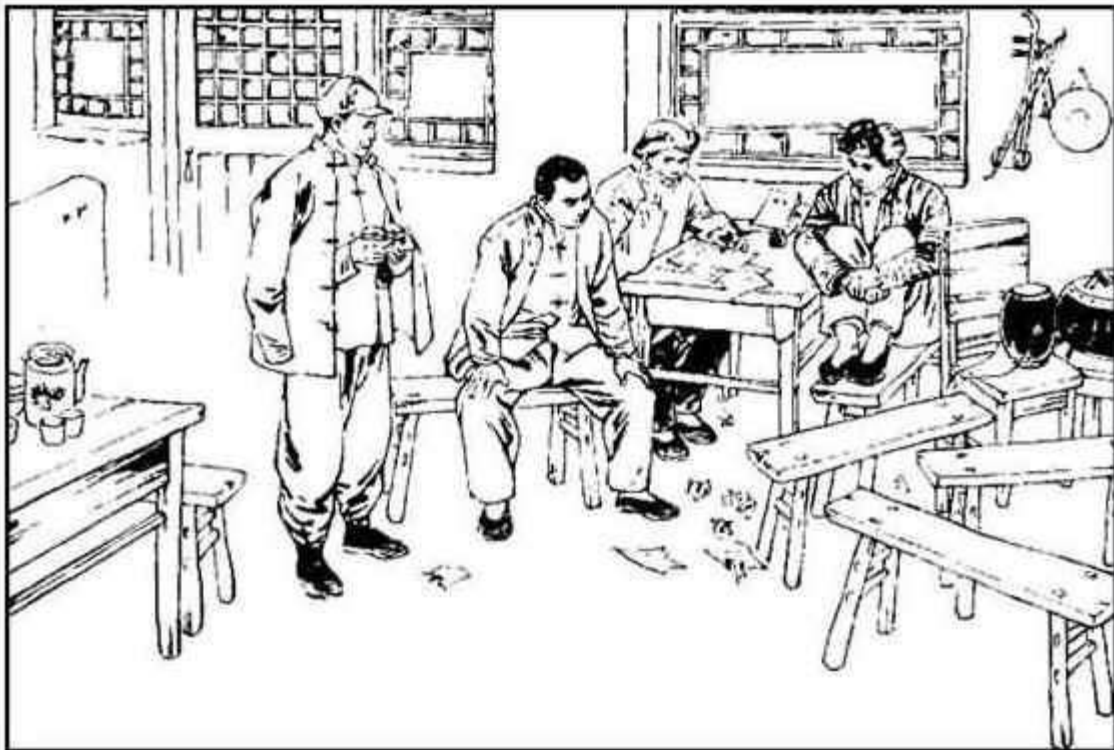
93. 朱铁汉接着说，几个旧节目大伙都不愿演，只有歪嘴子逼死了乐二叔这个节目还算满意。张金发说这个节目不能演。朱铁汉生气地问：“为啥不能演？”张金发说东说西，总之意思是如今正是搞发家致富，怕打骡子惊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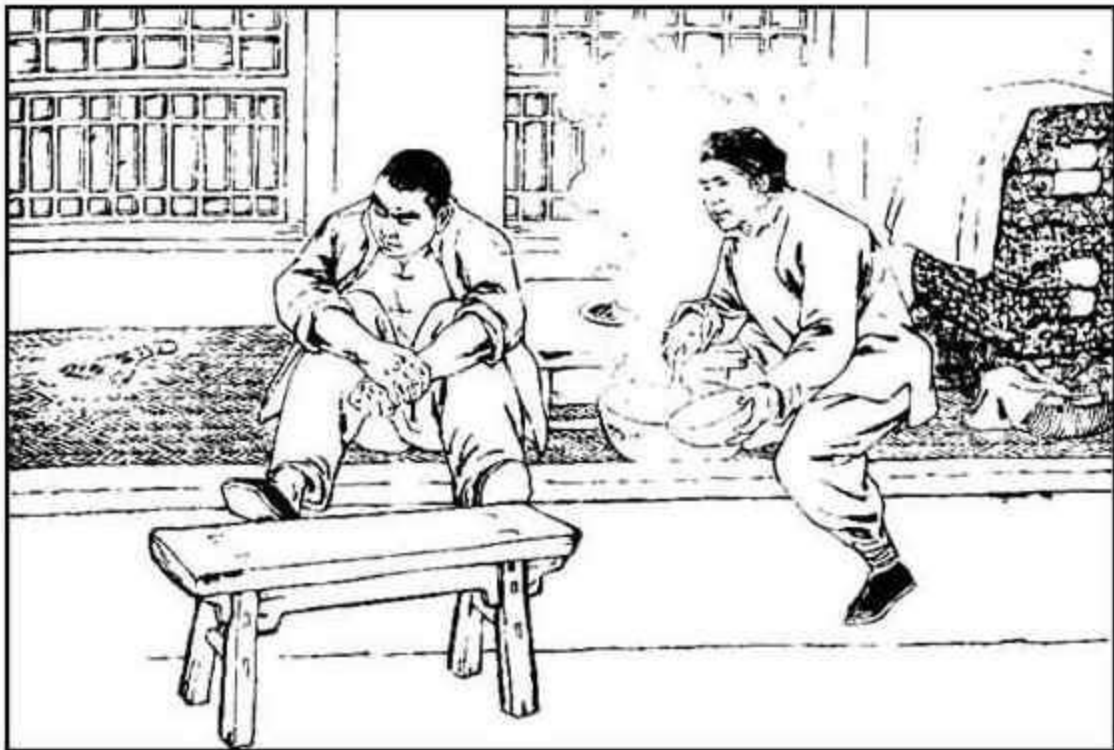
94. 朱铁汉想不通。张金发又把谷新民、王友清的话摆了一通，并说：“你是个党员，我是一村之长，又是党小组长，你应当无条件地服从。”朱铁汉紧皱着眉头说再找青年们商量一下试试。



95. 张金发召开组长会，他在会上转弯抹角地提出想买歪嘴子砖墙的事，有些人一时没想清楚，有些人捧场，在会上算是糊里糊涂地通过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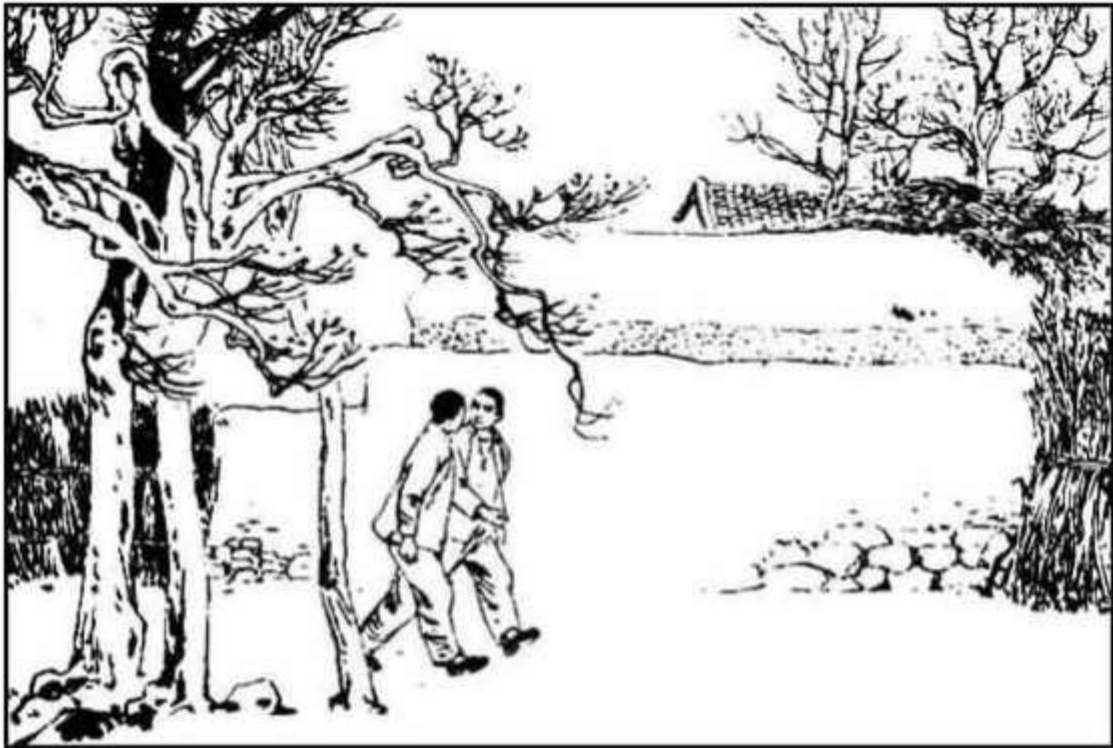
96. 朱铁汉一心只想着如何执行上级决定，搞出新节目。他找了几个热心的青年，足足忙了三天，还是没有眉目。偏偏在这时候，区里又来了通知：农历十五灯节那天，在 天门镇 全区会演。张金发提出：要好上加好，露一手。



97. 心里从来不大搁事的朱铁汉，这几天竟然上了火，嗓子哑了，眼睛红了。妈妈劝他吃饭，他说：“实在吃不下去呀，我自从懂了革命，工作上不论多难多险，从来没有一件搁在半路上。这回要是完不成任务，我受不了。”



98. 天黑了，朱铁汉正在犯愁。青年吕春河兴冲冲地跑进来说：“铁汉，别愁了，新节目有了！”说着把一叠纸抖了抖，又说：“你看，文庆这小子真行，村长出了题目，三天，他就编出个小剧本。”朱铁汉一听，乐得直跺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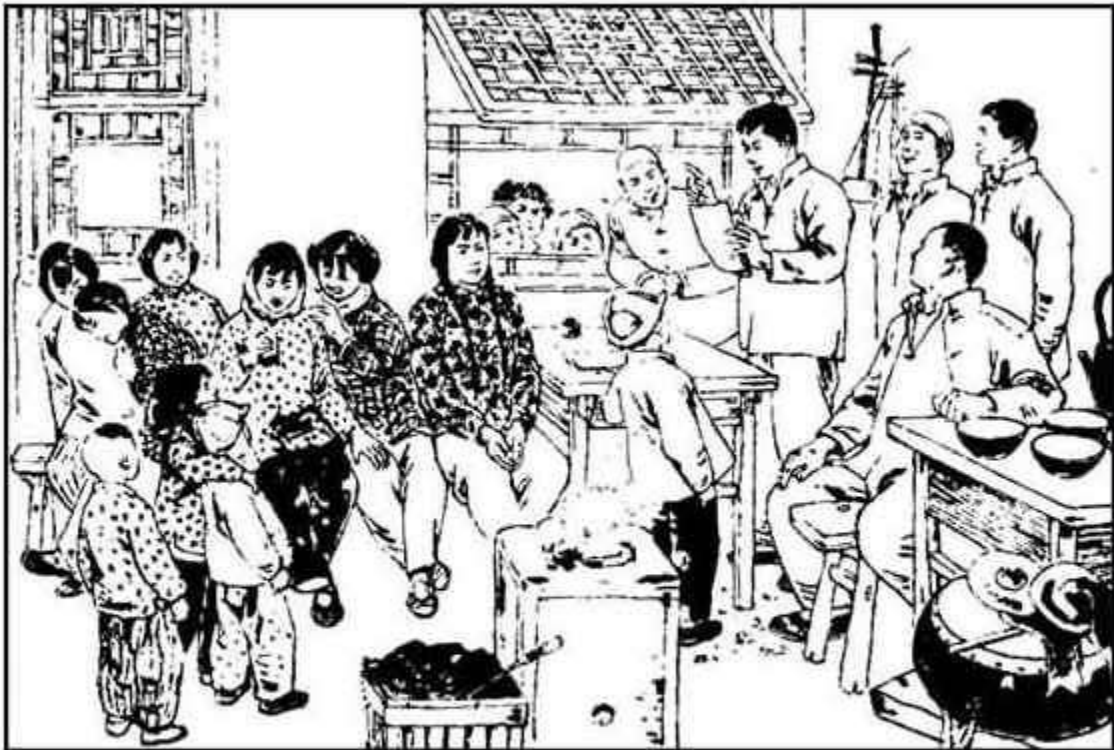
99. 朱铁汉拉上吕春河去分派角色。吕春河一边走一边跟朱铁汉说：“自从有了这个剧本，女演员一个一个都来请假，带头的是周丽平。真不好办。”朱铁汉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这好办，我一喊，她们就来了。”



100. 两个人来到俱乐部。高二林已把汽灯点着，屋里通亮。朱铁汉一看，女演员都来了，文静地坐在两条长凳上，一个不缺。



101. 吕春河愣了，朱铁汉乐了。铁汉坐下来，说：“快把剧本念给演员们听听，好分派角色。”秦文庆抬起头说：“剧本写得仓促，希望大家多提意见。”



102. 秦文庆是秦富的三儿子，念过几年书，又爱好文艺，是剧团的骨干。他捧着剧本说：“这是个小歌剧，题目是《小两口闹发家》……”他一报题目，就从女演员那边爆发出一片笑声。朱铁汉心想：题目就这么引人，有门儿。



103. 秦文庆往下念的时候，不断引起听众的笑声，看样子，效果很好。朱铁汉听完最后一句，立刻征求大伙的意见。可是问了几遍，没有一个提意见的，朱铁汉一拍手说：“好，马上分派角色，自报公议。”



104. 男角色你推我让，最后派定了张金发的大儿子张福望。轮到派女角色了，非常怪，这些平时叽叽哇哇的姑娘们，今天谁也不发言了。



105. 朱铁汉急了，他用起团支部的权力，叫青年团员带头报名，还是没人吭声。朱铁汉一拍桌子说：“你们拿麻绳扎上嘴啦！你们不报，我可要指派啦。我先说下，我派到谁身上，就得是谁……”



106. 没等他把话说完，周丽平猛地站起来，用高嗓门喊道：“我不同意指派！你要是指派我，反正不算数。”朱铁汉生气地把眼睛一瞪说：“谁指派你了？你坐下！”



107. 朱铁汉把眼不落到另一个女青年身上。这是吕春河的妹妹吕春芳。她见朱铁汉看她，好像按了电门似地嚷起来：“不用看我，我也不演！”朱铁汉没理她，眼光又移到右边一个姑娘身上，那姑娘连连摆手说：“我也不演！”



108. 朱铁汉一看这阵势，说是周丽平背后嘀咕的。周丽平理直气壮地说：“这个节目我们不能演，要演就让秦文庆他爹妈小算盘和应声虫演吧……”她话没讲完，满屋子“哄”地一声大笑起来。



109. 秦文庆受不住了，他红着脸说：“你拿我开什么心？”周丽平说：“我并不是拿你开心，不过，你要认为这是开心也可以！你编出这样破烂货拿我们开心，我们就不能回敬一下？”这句话更触动了秦文庆的自尊心，他脸都白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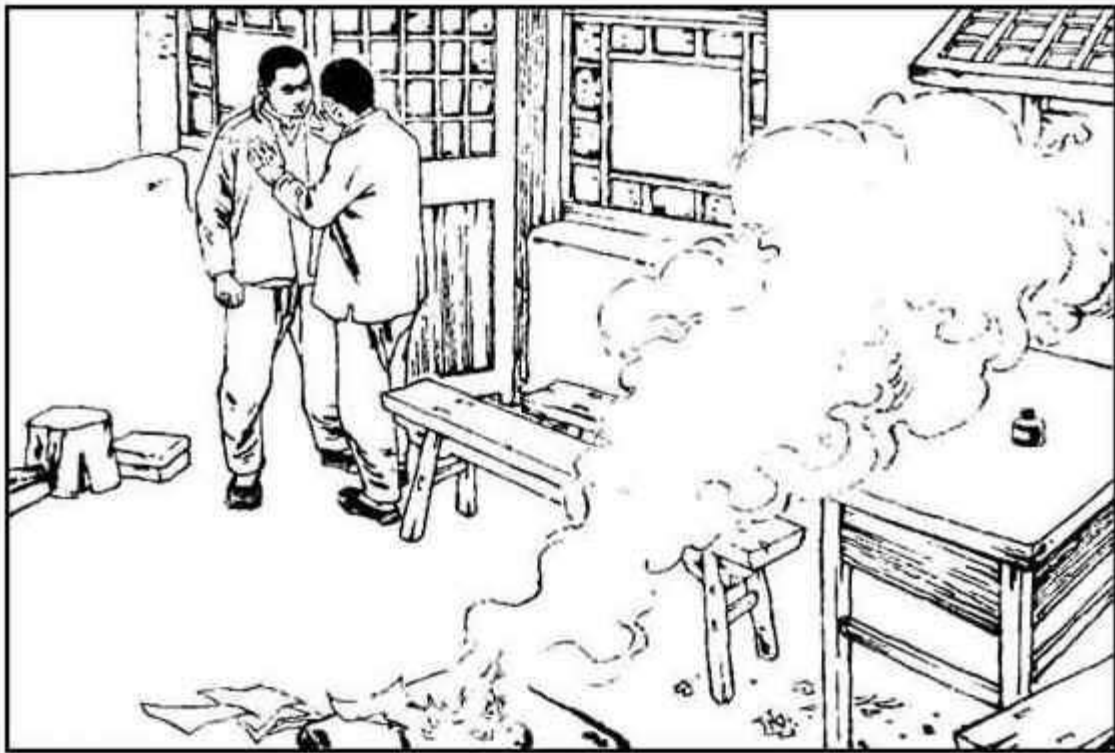
110. 朱铁汉冲着周丽平吼起来：“你是欺侮人！人家辛辛苦苦编的剧本，你不鼓励，还说是破烂货！”周丽平说：“你不用呲牙瞪眼，吃不了人。这剧本满篇都是两个自私鬼，财迷精，打小算盘闹发家，哪有一点贫雇农的味儿！”



111. 周丽平的话打动了许多人，尤其是秦文庆被提醒了。他回想：开头自己也觉得这题目没法写，后来被村长一提头，一开路，就写下去了。他激动地冲周丽平说：“你说得全对，这剧本就是个破烂货！”他一下就把剧本扔进炉子里。



112. 秦文庆羞愧地走了。朱铁汉没有理解秦文庆的心意，更加气恼地质问周丽平：“看，看，你把人家气走了。你，还像个团员吗？”周丽平说：“我做的正是青年团员应当做的事情！”



113. 周丽平说罢，一转身，跑出了闷气的屋子。朱铁汉正想追她，吕春河挡住他说：“你先平平火气，周丽平好像说得有道理呀！”朱铁汉想了想，说：“唉，这剧本是不怎么样，可是上级任务怎么完成啊？”



114. 周丽平一走，一群女青年也跟着出了俱乐部。她们一出大门，憋了很久的笑声像一河春水似地倾泻出来，“嘻嘻嘻，哈哈”，欢乐的笑声，飘荡在村头。



115. 她们正往前走，周丽平突然收住了笑声，叫大伙注意，前边有一个人。伙伴们一个个睁大眼睛，向前望去，老槐树下果然蹲着一个身形高大的人影。



116. 那个人站起来，向前移动着，周丽平认出来了。惊喜地叫了声：“爸爸”，就扑到跟前。姑娘们都跟过来，争向周丽平的爸爸老周忠报喜：“我们干成啦！把铁汉和文庆打了个落花流水。”



117. 老周忠高兴地说：“还是这么干积极吧，比你们原来那么躲着藏着好吧？风来要顶着走，雨到要快步行，这才是干革命的样子。”周忠还告诉姑娘们，朱铁汉迟早会觉悟过来的，要警惕他们俩背后的人。



118. 姑娘们各自回家了。老周忠迈着坚定的步伐，来到贫农老朱占奎家，好几位老贫农正等着他。自从传达了“发家致富”的指示，几位老贫农每天在这儿集合，交流着所见所闻，推想着将来的结果，总结着经验教训。



119. 周忠坐下来。大家正谈着冯少怀买骡子和张金发买歪嘴子砖墙的事。老贫农朱旺纳闷地说：“这个发家竞赛，你说它不好吧，是上级指示的；你说它好吧，眼看着冯少怀这号人驾着这股风往上飘，咱翻身户却干着急。”



120. 朱占奎说：“听人传说冯少怀想拴大车了！”人们越说越生气。眼下形势是，歪嘴子想翻回旧社会去；冯少怀想变回旧社会去；张金发想跟回旧社会去。当过日本劳工的宋老五一捋袖子，怒冲冲地说：“我决不允许让敌人再砍一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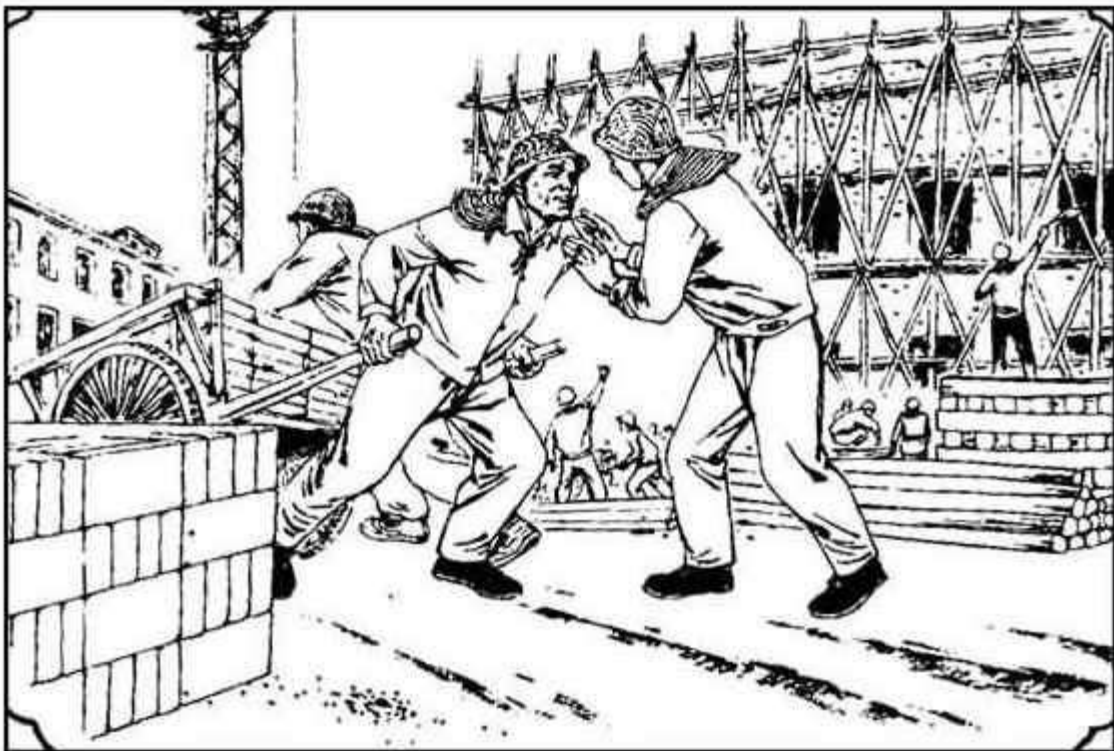
121. 老周忠沉思着说：“这是个大事情，咱老贫农要多帮助党组织和村干部搞好工作，对不合适的地方还得批评。我们还要当好党的耳目，还要团结全体翻身户，提醒他们不要上当，把翻身的日子过好，决不能再走回头路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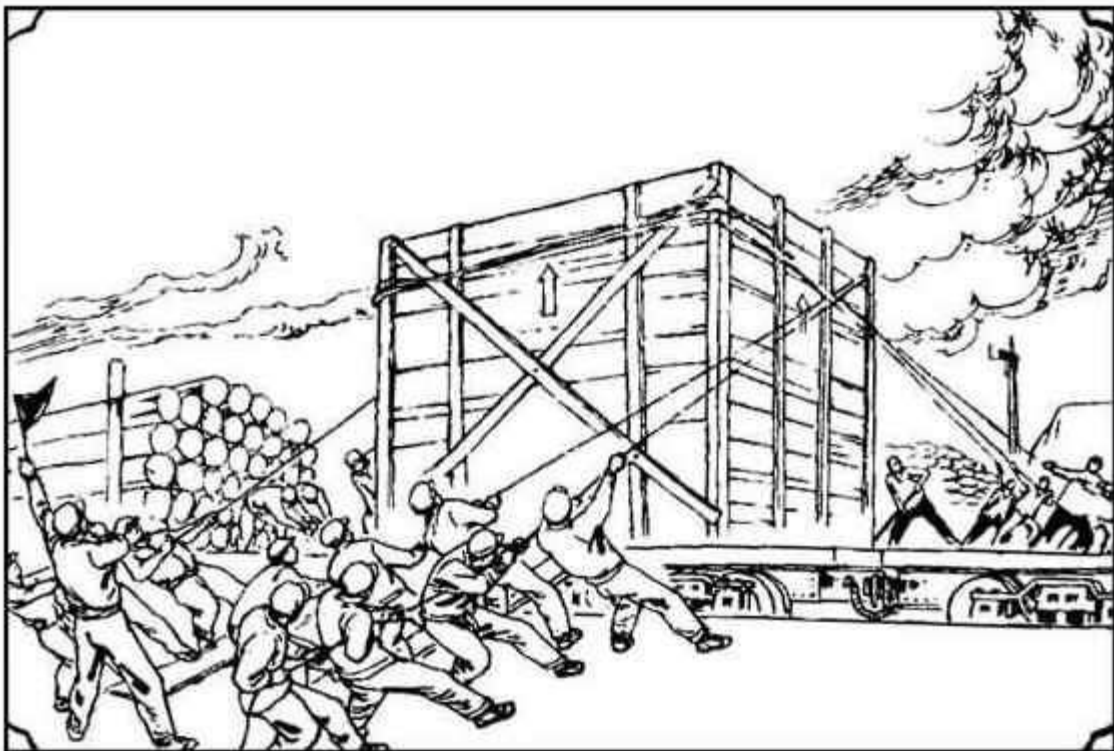
122. 几个老贫农互相交流了想法，觉得眼睛明亮了，心里痛快了。他们决定给区里王书记写一封急信反映情况，还分头找村干部谈谈。最后，他们满怀希望地怀念着高大泉，认为他是一个有出息的好苗子，盼着他早日回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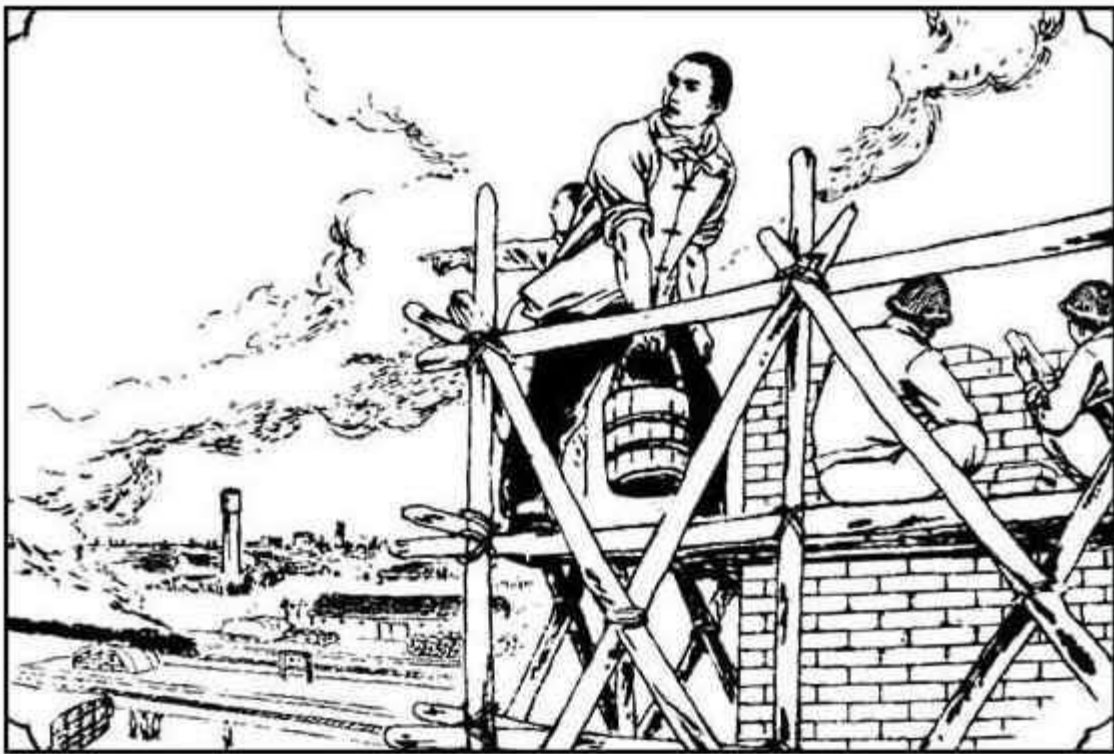
123. 河冰开，雁归来。在酣睡的土地开始苏醒的时候，高大泉带领着十二个浑身是劲的伙伴，从北京回来了。他们跟工人老大哥学习到好多东西，都是农民最缺少的。他们走着谈着，格外有精神。



124. 他们怎么也忘不了第二组的那位陈师傅。在盖大库房打基础时，陈师傅发着高烧，还坚持工作，一连两天两夜没合眼。队长下命令让他休息，可是他说：“这是干革命，就得拼命干。咱比起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来差得远哪！”



125. 有一次，他们和工人们卸了一个一万多斤重的机器。上百个人分成几组，在统一指挥下，众人汇成一股力量，牵拽滚撬，机器稳稳地卸下来了。这使他们更加开了眼界，尝到了集体劳动的滋味。



126. 在他们亲手参加建设的车站里，每天吞吐着四川的大米，黄河两岸的小麦、棉花，广东的香蕉，内蒙的冻肉，还有北京大小工厂所出产的各种工业产品……他们深切感到了自己的劳动和祖国的四面八方，处处相连。



127. 激动人心的回忆，从北京说到天门镇也没说完。后来高大泉提议：“咱们眼界开了，以后要把芳草地的农民从小院子里引出来，让他们也像工人老大哥那样，想到全中国，为革命劳动增产。”十二个人一起下定了决心。



128. 他们经过天门镇，正逢集市，一个个添置了各自需要的东西。有的买了铁锹、锄板；有的买了种子和小猪。周永振用全部工资买来了一条小牛犊。高大朱高兴地说：“太好了，这比冯少怀那头骡子威风，有前途！”



129. 他们满怀胜利的信心，回到了芳草地，分头回家去了。高大泉望着生气勃勃的村庄，向东走去。他走到冯少怀家门口，忽然看见一个人正往墙上写标语。这人是学校的老师于宝宗。



130. 这些标语，特别是“发家致富”、“要发家，种棉花”那几条，很刺他的眼。这和他在两个月中，亲眼看到的工人老大哥的英雄行动对照，和许多老革命同志的教导对照，觉得很不对味儿，便问于宝宗：“您写了多少啦？”



131. 于宝宗一抖手里的底稿说：“这是区里和张村长布置的紧急任务，前街后街都写满了，这是最后一条。”高大泉说：“这内容不好，应当多写一些多产爱国粮，支援抗美援朝的标语。”



132. 高大泉把行李放在路边，立刻去找张金发。他刚到后街，遇上了邓三奶奶。老人一见高大泉，高兴地说：“你这会儿可回来了，可把我们想急了。”接着，她把张金发盖房、买歪嘴子的砖墙等情况向高原洋一一说了。



133. 高大泉一听，打个愣说：“张金发竟然干这种事！我去找他！”邓三奶奶说：“晚啦，不行啦，张金发现在正领着人拆墙哪。”高大泉一听，心口感到一阵难忍的绞痛，他望着墙上的标语，它们像针一样地刺他的眼睛。



134. 高大泉急步向拆墙的地方走去。周永振颠颠地跑来了。原来他一进家门，就听见爸爸周忠和妹妹周丽平讲了张金发买歪嘴子砖墙的事。他急匆匆地来找高大泉，说是拼了命也得把张金发拉到正道上，不让他摔到深沟里去。



135. 高大泉摇摇头说：“我捉摸了，这事硬拼不行。张金发这么干，是顺着风。咱们不让他干，是顶着风，就怕压不住歪风邪气，还让他们钻了空子。”



136. 周永振焦急地说：“哎呀，这么复杂，怎么办？”高大泉说：“你放心。咱们要学习工人老大哥的工作方法，人家卸大件货，不硬拼，用的是巧妙的办法，咱们也得这么干。”两人边走边说，来到了拆墙的地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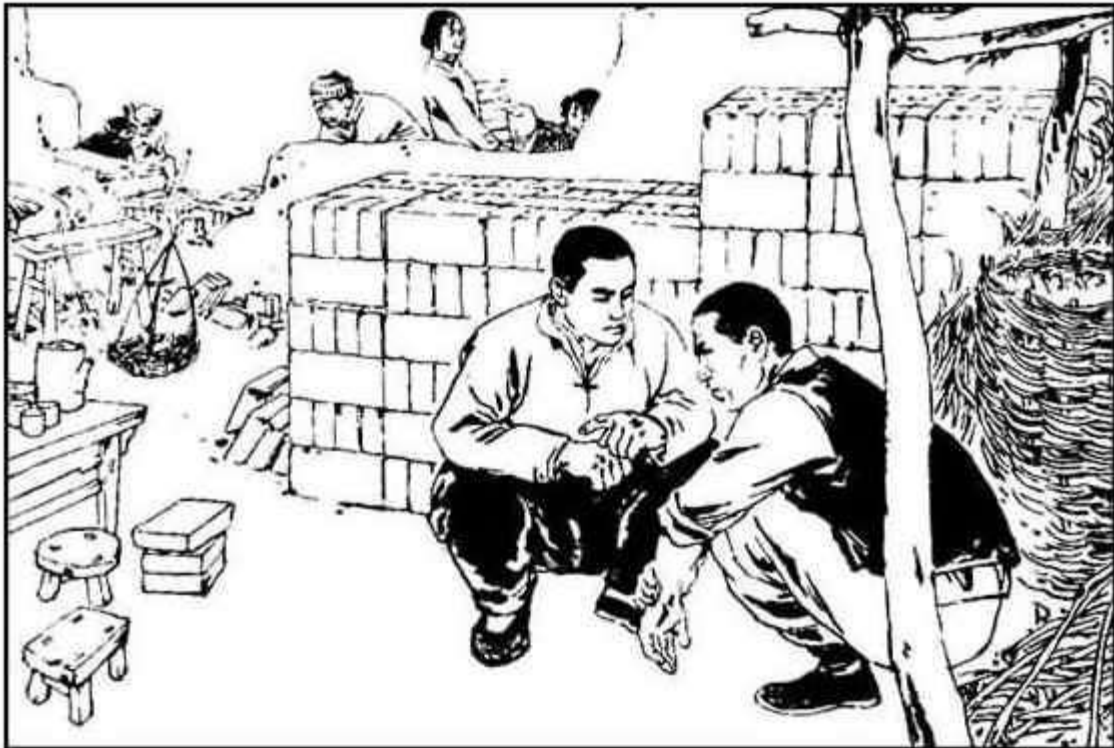
137. 村长大兴土木，一些热心的人都来帮忙，连一贯好吃懒做的滚刀肉，正休假的区炊事员范克明都来了。场面可真不小，地方歪嘴子也不声不响地跟在后面拣砖头；张金发手脚不停，满身灰土，更忙得来回奔跑。



138. 就是这么一群人，组成了队伍，帮着村长拆墙。张金发打心眼里高兴；为着这件事，范克明借给他一笔不花利息的钱；他可以把自己的钱省下来，买大牲口，当上一个发家竞赛的模范村长大有指望了……



139. 他正想着，抬头看见了高大泉，就抢先招呼说：“我估计你们要到种地的时候才来呢，怎么提前回来啦？”高大泉说：“我觉着这就晚了。有个事儿，我现在得跟你说说。”张金发心里打着算盘，放下了镐头。



140. 两个人说了几句闲话，张金发着急地催问高大泉：“什么事？快说吧，我忙着呢。”高大泉朝拆墙的人们扫视了一眼，见他们都伸着耳朵偷听，就压低声音说：“我给你提个重要的意见，这墙……”



141. 张金发早想好了：你有来言，我有去语；你来大的，我就大对付！你来小的，我就小对付。这时听高大泉一开头就提到“墙”上来，他眼睛一立，问：“墙怎么着？”



142. 高大泉接着说：“墙上的标语，满街写了那么多，不妥当，起码不全面！”张金发长吁了一口气。他万万没有料到，高大泉“满身盔甲”就奔他来，竟提出这样一个和拆墙毫无关系的问题，就问：“你说怎么不全面呢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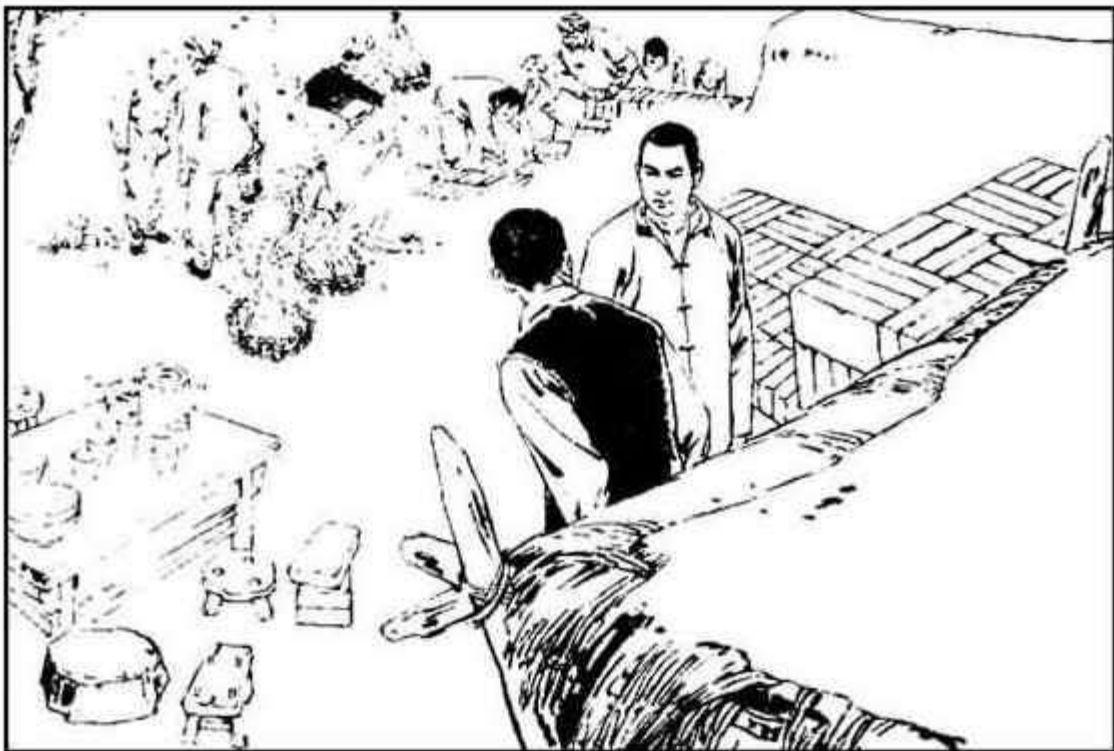
143. 高大泉说：“内容，政治内容。党和政府号召农民增产，不单是为了发家，主要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，支援抗美援朝，巩固工农联盟。”张金发说：“这些大道理也对，可是庄稼人脑袋里哪有那些东西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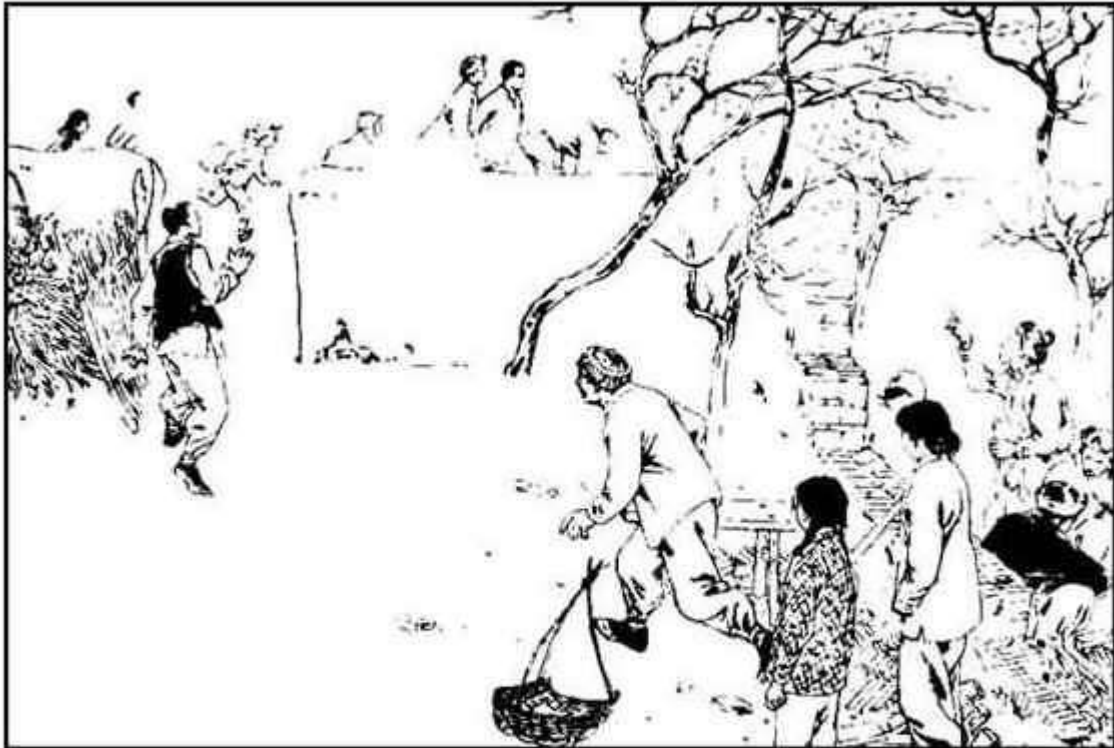
144. 高大泉说：“是哪些人脑袋里没有这些，你分析了吗？咱们党员，不应当向他们宣传，让他们开窍吗？”张金发说：“标语是区上发的，不是我肚子里生的，咱们只能照着办。”高大泉顶他一句：“不是你肚里生的，可是在你肚里扎了根儿。”



145. 张金发火了，他“噌”地站起来说：“当然要扎根儿，我还让它开个大花，结个大果哪！你竟敢跟上级唱反调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？”高大泉说：“咱们最高的上级是党中央，党章上规定，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，你这才是唱反调呢！”



146. 张金发不想再争吵下去，说：“上级怎么说，咱们就怎么干，反正不能改，不能添，不能乱出风头！”高大泉说：“好吧，你不让改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不过，我一定要让芳草地的庄稼人把这些新道理写到心上去”！



147. 张金发又拆墙去了。高大泉向周永振使了个眼色，两个押着歪嘴子上了前街。这一招，张金发没有料到，不由自主地扔下镐头，追了过去；范克明见势不妙，也紧跟在后边。



148. 张金发气呼呼地喊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嗯！”周永振回过头来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报告村长，我们治安组要开展活动，让地主汇报思想，要对他们专政。村长，你要有工夫，也参加吧。”张金发闹了个倒憋气，火冒三丈，说不出口。



149. 歪嘴子被押走了。范克明追上来，对发呆的村长说：“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！”这时，张金发也觉得自己太莽撞了，好像忘了用脑袋想，就追过来了。他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让高大泉这么一闹，把我闹糊涂了。”



150. 高大泉和周永振这一招，大长了翻身户的威风。村里各种人也明白了，决不允许坏人为非作歹。周永振觉得高大泉这个主意实在高明。最后，他们决定让歪嘴子游街，写思想汇报；并决定晚上开团员会。



42. 发家致富的动员会开过之后，冯少怀更神气起来。许多人心心里很不安，翻身户都感到憋气。大个子刘祥追上朱铁汉，悄悄问：“大泉呢，他怎么没来开会呢？”朱铁汉说：“这个临时会，他不知道，上午就到区里找王书记去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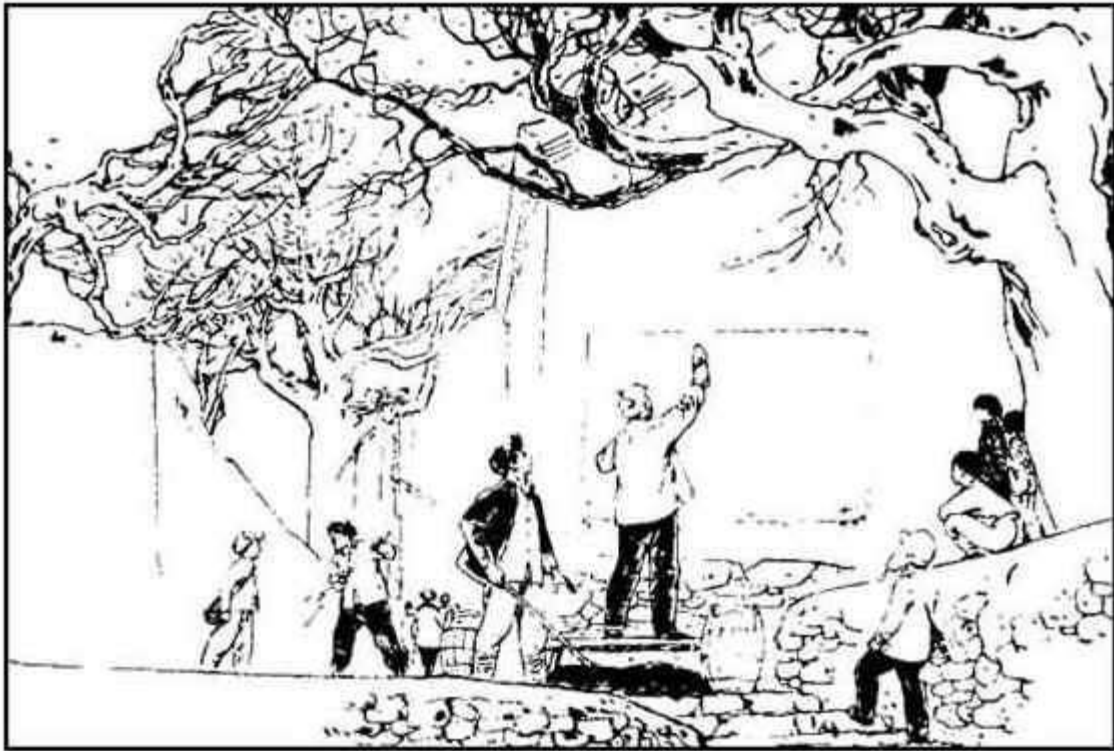
152. 他刚要出门，周丽平来了。两个人怕惊动铁汉妈，悄悄地把外屋两口锅拔下来，刮锅底下的黑烟子。昨天他们分了工，包了片，要在大街小巷抹黑板，专门宣传国家大事，宣传爱国主义思想。



153. 周丽平一边刮着锅底，一边问朱铁汉：“大泉讲的那些大事情、大问题，你弄明白了没有？弄明白了多少？”朱铁汉说：“你就睁大眼睛往后看吧，反正《小两口闹发家》的破烂货，打我这儿说，永世演不出来了。”



154. 朱铁汉接着又说：“其实，这道理也简单，怎么前些时候，好像进了迷魂阵呢？”周丽平说：“就怪咱们学习差。你学得更差。光会瞎拼命，哪行？”朱铁汉心服口服地说：“从今天起，我结束了过去，你也别揭老疮疤啦！”



155. 两个人刮好了黑烟子，重新安好锅，一块出了大门。这时，已有好多人在街上奔忙着，挑水的，和泥的。铲墙皮的，大家都在做黑板。人人喜气洋洋，芳草地一夜之间，突然变了样子。



156. 最热闹的地方是街中间大榆树下边，那儿正搭广播台。这是大伙今早上建议的。高大泉一点头，“哗”的一下就搭起来了。这气势真跟土改运动时一模一样。从北京回来的这伙人，给大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喜悦。



157. 高大泉拉着一车子白灰跑过来，望着树上的周永振说：“你原来不是打算今天去接媳妇吗，怎么还没去呀？”周永振说：“接媳妇没有干这个要紧，那只有我们两口子高兴，广播台安起来，国家大事一传播，得有多少两口子高兴呀！”



158. 树上树下的人们，都被这话逗笑了。秦文庆连夜写了一首快板诗，打算抄到墙上，这时先念给大家听，又引起一片欢笑。芳草地的笑声，从这天起，随着宣传员的脚步，传到每一个小院子里，一直持续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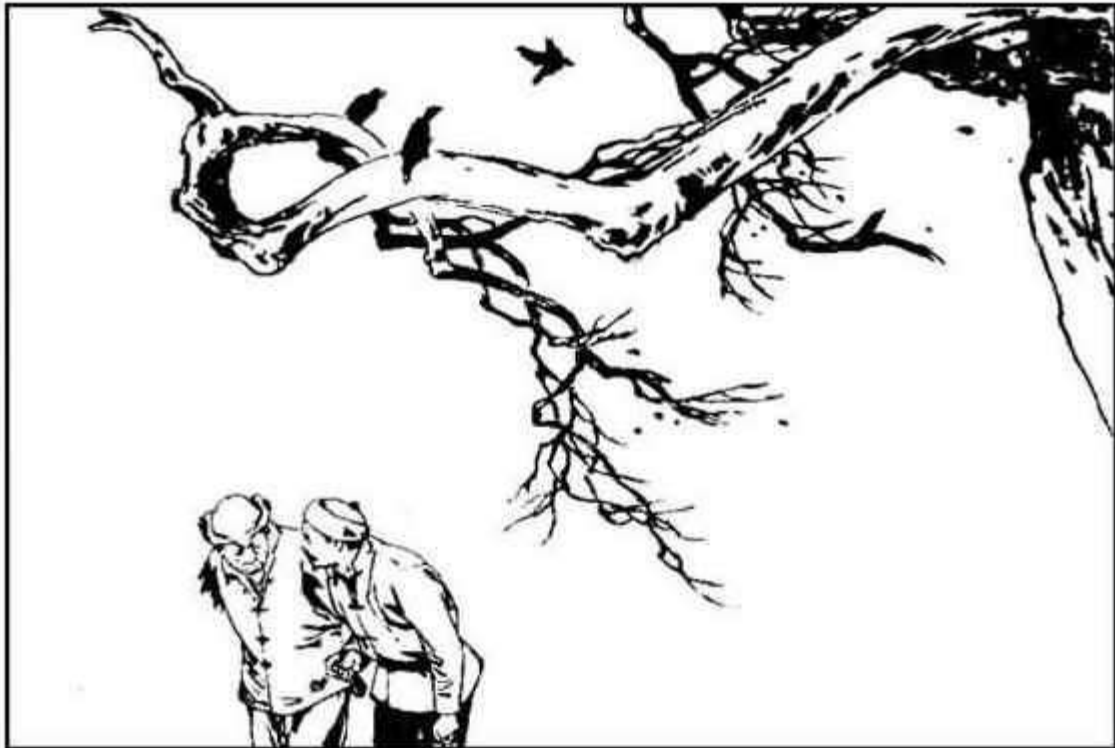
159. 大榆树上的广播喇叭声、俱乐部的锣鼓声，一天几次往每一个农家小院传送。冯少怀怒气冲冲地关门闭户，恨不得用棉花堵上耳朵，他跺着脚喊：“烦死人啦！气死人啦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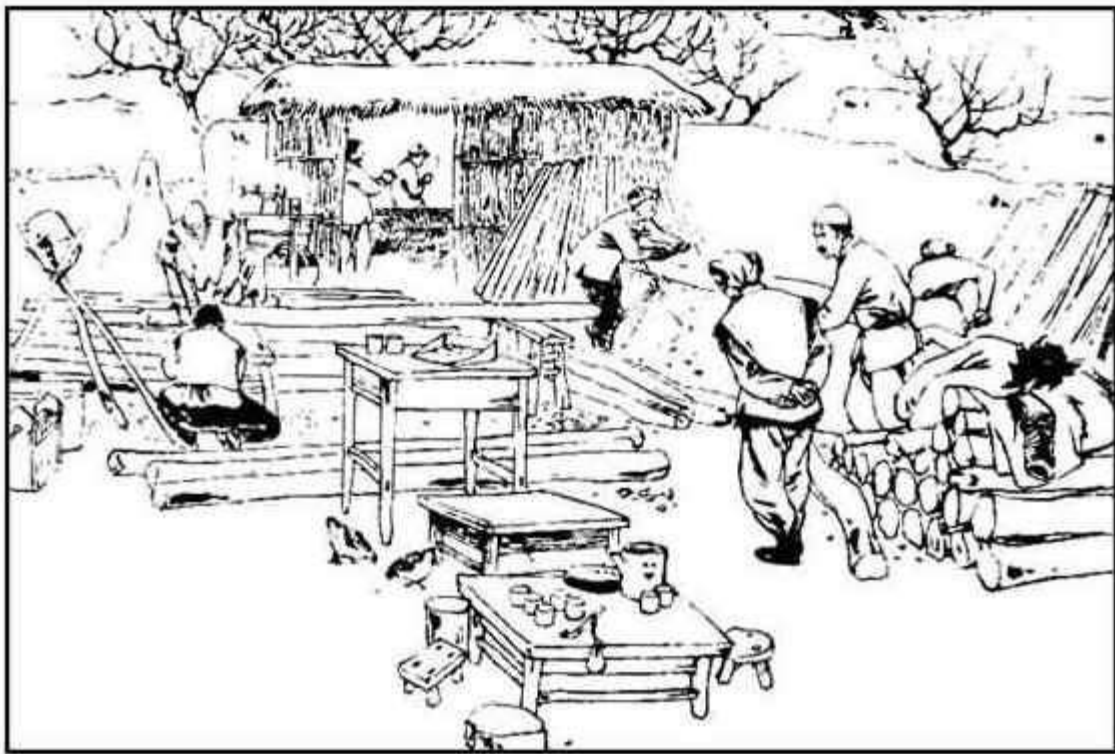
160. 外号叫紫茄子的冯少怀老婆问：“你不是说人为财死、鸟为食亡，他高大泉也是到外边抓个钱，回来闹发家吗？”冯少怀板着焦黄的脸，叹口气说：“唉，这本几千年念下来的经，放在他身上就不灵了，真没想到！”



161. 冯少怀坐卧不宁，刚关上门，又开开了。他心情沉重地往外走，隔壁的秦富溜出来，问他：“那个发家竞赛又要雨过地皮湿了吧？”冯少怀说：“看样子赛不起来了！”秦富眨巴着两只小眼，暗自庆幸，自己没有往前迈步，算计对了。



162. 冯少怀刚要走，秦富追上来又问：“村长怎么也没有前两天精神了？”冯少怀漫不经心地说：“他呀，大概是光顾盖新房，忙累了吧。”这时，他脑袋里像一团乱麻，感到处处都受着一种无形的威胁。



163. 冯少怀继续朝前走着，想找张金发问问情况，不料刚一进门，就听见朱铁汉在草棚里和张金发说什么。他绕过满院的青砖瓦块、锯末木屑，跟几个干活的木匠聊起天来，两只耳朵却恨不得伸进小草棚里。



164. 朱铁汉是为了开党小组会才来找张金发的。在这以前，高大泉已经找过他几次，他都不来。朱铁汉自告奋勇又来找他，没想到张金发大发雷霆，大泄怒气，满篇的话，净是指责高大泉的不是，这一来可把朱铁汉气坏了。



165. 朱铁汉压住火说：“大泉哥宣传搞社会主义，哪点不好？一个共产党员怕搞社会主义，不如干脆出党！”张金发说：“搞是搞，可是有个时间早晚问题。”他话锋又一转：“你呀，还是高大泉和我，这想头都是从罗旭光那儿逗来的……”



166. “……现在人家都可能转变了。谷县长说了，咱们这一代党员，就是搞民主主义，眼下就是发家致富，发展生产；咱们要稳坐江山，没有粮食行吗？要有粮食，不让农民搞自由竞赛行吗？铁汉，你想想，对不对呢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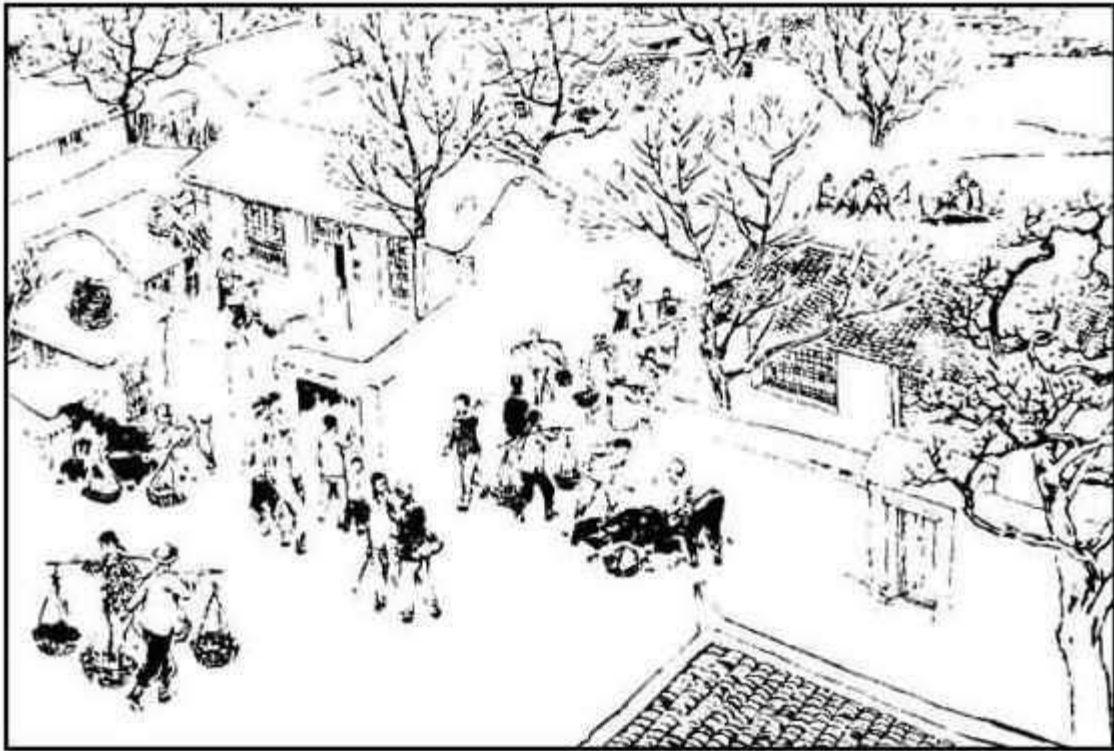
167. 朱铁汉猛地转过身，对他说：“我问你，冯少怀这些人富了，就是社会主义吗？还有你，心里没有大伙，没有穷人，也没有敌人，你这样富下去，也是社会主义吗？嗯？”张金发被问得无话可答。



168. 朱铁汉跳出小草棚，大嚷着说：“告诉你，你再不去开党员生活会，我们要改选小组长了！”他说着，狠狠地瞪了院子里的冯少怀一眼，挺起胸脯，迈着快步，从人群里直穿过去。



169. 朱铁汉出来，被街头巷尾的新气氛感染着，心里渐渐恢复了平静。有些青年正给农民念黑板报；有几个老人正给儿童们讲打游击的故事；有些学生自己的小黑板上也写了“社会主义”、“工农联盟”，见人就说，逢人就讲……



170. 整个芳草地的贫下中农，把祖国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连到一起，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。拣粪肥的，挖塘泥的，起猪圈的，修整农具的，筹划种子的……人来人往，到处是一片喧笑声。



171. 朱铁汉转了一圈，也没有找到高大泉。向人一问，说是高大泉和周忠往东边地里去了。朱铁汉纳闷了：村子里这么红火，好多事忙不过来，他们到野地里干啥？他急匆匆地向村东走去。周丽平正找她爸爸，也跟上来了。



172. 他俩向前望去，只见村东大道上，有一老一少，正指着苏醒的土地，说着什么。这两个身影在金色阳光里映着碧蓝的天空，显得既豪迈又高大。他们紧走几步，立刻认出这正是高大泉和周忠。



173. 来到跟前，只见周忠指着树梢上饱含春意的苞芽，向高大泉说：“你看，季节不早啦，人们都活动开了，我们一边大宣传，一边准备种地吧！耳听是虚，眼见是实，庄稼人最信的是看到的東西。”



174. 高大泉听了，很受启发，点点头说：“您这个建议很好。鼓动和行动，咱们双管齐下，配合起来，干出一个好样子。”朱铁汉和周丽平听着，都暗下决心，要拿出十二分的劲儿，用实际行动带头大干一场。（待续）

金光大道 (第二集)

原作者：浩然 改编者：曹作锐
绘者：人民美术出版社
北京市顺义县革命委员会
封面绘者：赵大刚

出版者：人民美术出版社
重印者：江苏人民出版社
发行者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刷者：江苏新华印刷厂

1973年9月第1版

印数：1—250,000

1974年8月江苏第1次印刷

印张：2 3/4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64

统一书号：8027·5789

定价：0.19元